

# 暴

Ogha

香港六七暴動風物誌

陳永健——著

# 流

繼中篇小說《娘蕩吟》之後  
延續澳門的烈焰，灼痛香港的靈魂

## 強勢推薦

用文學手段來敘述描寫這一重大事件，這部三十萬字的《暴流》堪稱是第一位，無出其右，所以值得大力推薦。

宋詒瑞

香港兒童文學作家、香港作家聯會監事

抒情寄意，就像一齣文字紀錄片。追憶香江動盪年華，筆觸細膩，溫婉動人。

譚俊立

台灣錢櫃雜誌社長及總編輯

上一世紀六十年代香港變幻盡成《暴流》筆下風雲，鑑往知來，值得台港讀者思之再三。

曾進豐教授

台灣高雄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以文革為題的小說多不勝數，但以香港六七暴動為背景的則鳳毛麟角。《暴流》寫三對男女的故事，細數時代荒唐和百姓種種無奈。十年磨一劍，作者毅力可嘉。

桑芸薇  
網絡讀者

若是八年前，他是絕不會返回家鄉廣東番禺探親的。

八年前，傅生在香港「泰華國貨」的工作剛上軌道，根本沒空也沒興趣回鄉探望他的老爹，因為，他一直以為，這位歸國的父親，年逾七十，身體還很健壯，無須刻意關心。誰料六六年交春，他接到堂弟傅永的來信，說老爹突然中風，在耀輪醫院昏迷了七十二小時。主診大夫耿晴還說過，一位奔八十的老人家，開刀太危險，讓他自然離開比甚麼都有福。現在院方沒甚麼可以幫忙，只靠腦掃描儀器來探測病人的腦部狀況，看看腦血塊和神經線有否突變。飲食方面，就靠鼻胃管插入，排尿就靠導尿管排出。這樣的老人，不就等於倒數日子，活像植物人。有幸的話，就是一位命長的植物人。

堂弟傅永的來信，頭一段寫得老爹的病情有多恐怖便多恐怖。他不知道堂兄的簡體字讀寫俱佳，通篇寫滿繁體字。傅生不知對方是否在炫耀自己小學教員的身份？只可惜，錯漏百出，例如，將腦充血寫成腦「衝」血，耀輪醫院又變成耀「輛」醫院，讀得傅生搖頭歎息，暗自竊笑。

傅永的信件一共只有三小段。第二段是戲肉，問他，鄉下的祖屋是時候分家了嗎？祖傳的房屋左右兩棟，鎮日都由他們打理。右邊一間，原本就是老爹一人居住。老人家行動不便之後，三餐一宿，就由他們來照顧。衛生打掃，都歸他們，暗示傅生的父親根本就是個「廢人」，行將就木的意思。最好趕快分家，囑堂兄儘早回鄉，商討家事。傅生暗忖，傅永的為人不像這樣，此信的背後，想必是二孀幕後策劃。趁大伯入土為安之前，便來個一刀兩斷。

傅生坐在廣州的麵包車前往家鄉。車子在高低不平的黃泥路上不斷顛簸。想起傅永的信件最後一段，彷彿叫他回來後趕快為老爹辦理後事，跟著商量分家。

上次回鄉，已經是八年之前。是堂弟的大喜日子，娶了一位從北京南下的姑娘。喜帖上寫著新娘子的名字叫「沙芬」。

他老爹八年前還很健壯，獨個兒跑到碼頭接他。聲音洪亮，劈頭就叫

「牛一，牛一，這一邊！」，令一眾接船的鄉親父老叔伯兄弟為之側目，一張張鄉巴佬的笑臉對住這位香港客，教傅生好生靦腆。傅生記得，小時候在家鄉便有這個乳名，從大陸叫到香港，叫得街知巷聞，全因為老爹的「手民之誤」，在孩子的香港出世紙上將「生」字寫得太開，變成「牛一」。待他換領成人身份證時，才把「傅牛一」改回「傅生」。

老爹孔武有力，一把將他的褐色皮革行囊扛到肩膀上，還道：「你怎麼搞的？不多住幾天？行李扁扁的？連送親朋戚友的手信也沒多一件，教我如何向鄉親父老交代呢？」

「老爹，現在的時勢，錢最實際！」傅生拍拍外套上的口袋厚厚的一疊人民幣，道：「兩百元，入境時已經報關，可以全數留下來。就是沒有紅包套。你有糧票或者肉票，就跟我兌換。」

「好！但你堂弟的結婚人情怎麼辦？鄉下人，還是按老規矩好了。今趟你死鬼老母私藏的玉如意很管用。傅永娶妻那天，你早一日給他送過去。這是傅家村的老規矩，不送錢，送家傳。記住囉！」一面說，一面領著兒子攀過一座小山崗，然後向公車站的方向走。

沒回家鄉這八年，沿途一帶的農田景致還是老樣子。左邊一大片田地種的是瓜菜和水果。田地上綠綠黃黃的葉子在風中飄蕩，很有飛舞的動態。右邊一排疏疏落落的茅舍，在夕照下，透著似褐非褐似黃非黃的古銅色，倒有點兒古山水畫的意味。

傅生一面跟隨老爹的腳步前行一面想。老爹不就是為建設新中國才第一時間歸國嗎？但新中國，到底建設了甚麼？不，他咒罵自己，「羅馬也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但今天他的內心有另一番心事，一路上，卻不敢告訴老爹，自己已經結識了一位對象，很快地，老爹將有一位兒媳婦。結婚當天，他要在香港宴客還是回鄉大排筵席呢？現在還是想不通。

這位叫江掬彤的姑娘，是他在學校唸書時認識的學妹。低他四屆，生於「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跟廣東就是一省之隔。掬彤現在在「香港女服工會」辦事，主要處理工會的財政和收取會員年費等工作。工會改選後，她跟新任的主席宋矜不咬弦，時不時抱怨受閒氣。但現時香港地人浮於事，這些日子，只得吞著一肚子的氣繼續上班。

掬彤是她父親的掌上明珠，閔叔一直寵得如珠如寶，全因為女兒自幼失去母愛，閔叔獨力養大，當然視作寶貝。起初，傅生跟她交往，閔叔也百般刁難，沒意思將女兒交託給他，後來見傅生態度謙和，處處施展「外交政策」，才逐漸改觀。現在一有空，閔叔還相約傅生，兩人一起上馬場、看大戲、飲茶、逛街甚麼都有。閔叔是英國高官的私人司機，懂得簡單的英語，跟禮賓司司長麥克格爾先生勉強溝通，寄住主人的府邸，等於二十四小時候命。遇要事，便要第一時間駕車接送司長的一家大小。

傅生忙著談戀愛之餘，就跟莊淳德和鄭匡兩位舊同學老友鬼鬼，經常出雙入對，就像「三劍俠」。傅生跟他們是從小學一直唸到中學，都是在同一間左派學校就讀。這間叫「漢江中學暨小學部」的愛國教育機構，專收寄宿生。歷年來，學校出過不少響噹噹的人物。不是在科研上有成就的專才，就是在學術界有貢獻的學者。還有幾位體壇傑出的運動員，像莊則棟的師弟，就是漢江出身。但最厲害的是，學校同時出了許多社會運動的先驅者，都是叱咤一時的政界人物，為漢江帶來不少榮譽之餘，同時鬧出不少風起雲湧的事端。

掬彤原本屬意莊淳德，但他長得矮，不到五呎四，同學們便跟大陸「小字輩」的叫他「小莊」。掬彤是小莊妹妹莊淳好的同班同學，比淳好大兩歲，經常跟淳好在宿舍房間一起溫書。起初，小莊跟掬彤見面只點頭說幾句客套話，日子久了，益發變得沉默，宿舍內只有兩位女生靜靜地在溫習功課，小莊則東摸西摸的打發時間。待她們初中畢業，小莊已外出謀生，在土瓜灣的「仁韻人造塑膠花廠」當科長，一做就做了幾年。

那時候傅生也在泰華工作了一段長時間。雖然唸書時曾與掬彤相好，但一度分手，直至那年十·一國慶，「勞聯」舉辦了一場燒烤會，大夥兒到鹿頸燒烤場野宴，傅生赫然發現小莊和淳好帶同掬彤一起出現。自此，他便重新決定，必須跟這位標致的學妹再續前緣。

「牛一，我問你，小莊真的想一輩子打光棍嗎？」近日掬彤在傅生的面前老提這個問題不下三、四趟：「你是他的沙煲兄弟，一定知道他的想法。你們都是三十開外，不能再蹉跎歲月！你看，淳好都結婚產子，小莊還吊兒郎當，對婚姻好像愛理不理的。從前我跟淳好在宿舍裡一起溫書，

每次遇見他，總見他呆坐一旁，不是讀《蝦球傳》，就是讀《青春之歌》。有幾趟，更離譜，坐著抄《毛詩》，是毛澤東的《清平樂·六盤山》，用狼毫筆在九宮格紙上細細抄寫。給他氣死了！」

「他哪有妳說的愛國和勤奮？」傅生笑著道：「從前我和鄭匡一起溫功課時，總見他跟貓咪玩耍。要不，就是拿著鉸剪肢解無線電，左看右看的研究。」

「唔！」掬彤從鼻腔裡哼了一聲，「你們這些男生，遇見女生便扮乖乖。但說真的，除了政治言論偏激嚇唬了女生之外，憑小莊的長相，不失為一位俊哥兒。許多女生，就是喜歡這類型。要是高上兩吋，就是搶手貨。你是他的好兄弟，有機會便勸勸他，別再挑三揀四了，趕快物色結婚對象吧。」

「聽妳的口吻，似乎對他也曾心動。是嗎？江掬彤？」傅生恥笑她，還要扮鬼臉。

「死相，狗口長不出象牙來！」

「其實，妳跟他也是多年朋友，大可以直接問他。必要時，替他做大媒，找個女朋友，反正女服工會的女生多的是。」

「姣！姣！」掬彤一向是桂林口音，有時候，將「好」字微微變成「姣」字，「牛一，你就替我打探打探他的口風，看看他的胃口可有改變。從前淳好告訴我，他喜歡偏肥，像白燕。還說他喜歡伴侶高個子。奇怪，男人喜歡高女人，真是奇哉怪誕了。難道真的像台灣小說家姜貴的嗜好，喜歡『高矮配』？」

傅生不知道當年掬彤有否讀畢姜貴的《重陽》和《旋風》，但他肯定對方啃過這位名作家的野史，不禁陰陰笑。又點上良友香煙來抽，然後打量掬彤的身高，道：「妳五呎六，小莊五呎四，不就對了他的胃口。妳偏肥，似白燕，不就更匹配。」

「牛一，你再說，我便要……」掬彤作勢要打他，但手勢在半空中便擱了下來，略胖的臉蛋屬於少女發育期的末端。傅生看著她的顴骨漸漸泛紅，便知她有點不悅。從此，他便猜到掬彤對小莊並非全無遐念，可能有過「神女有心，襄王無夢」的階段。

提起小莊，三劍俠中，傅生最擔心的就是他。

小莊和淳好自小便沒父沒母，由他們的姑姑帶大。姑姑是位富太太，六十年代初期因為生怕新中國成立後意圖解放香港，便跟丈夫移民花旗國，留下小莊和淳好在寄宿學校唸書。兩年間，才回來探望他們一、兩趟。

「小莊，為何你們不跟姑姑一起赴美呢？那兒的發展機會多的是，許多港人，都喜歡移民花旗國，你們曾經考慮過嗎？」有次傅生問小莊。記得是兩人畢業後外出謀生不久之時，還道：「你姑姑和姑丈膝下猶虛，一直把你們撫養成人。申請過去，一點困難都沒有。」

「我才不要去！」小莊一貫的傲氣道：「淳好也不會過去，她快嫁人，留港等著生孩子。老實說，我恨老美。恨老美偏袒日本佬。恨姑姑姑丈的反共不愛國。人民政府成立之後，國家不是挺好嗎？我們在自己的地方活得有尊嚴，為何要到花旗國當二等公民？牛一，你讀報章，不是讀過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策動越戰嗎？別國的內政，老美總愛罵上幾句。等一下，連中國的國事都踢一腿，就是喜歡當國際警察，揚威世界，控制天下。但你別說我莊淳德盡是偏幫左派，美國政壇，也有值得讚譽的一面，像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爭取黑人擁有公民投票權便很棒，直追新中國實行財富均分的大同世界。」

傅生想不到閒閒一句，竟惹來老友의 長篇大論，說出一大堆政見。但他深明小莊的為人，也就見慣不怪了。

有時候傅生不禁要問，好友的烈性子打從甚麼時候開始呢？印象之中，大概升中期間，傅生便感到小莊對中史有一份特殊的敏感。讀到列強瓜分中國和八國聯軍的課文時，對方是義憤填胸。一方面憎惡晚清的腐敗無能，另一方面又痛恨列強入侵的卑鄙。一讀到八年抗戰跟國共內戰，小莊便跑到宿舍纏著蒯老師借閱他的「私人珍藏」。大部份是野史，卻教小莊讀得津津有味。每晚挑燈夜讀，讀得廢寢忘餐。到如今，小莊的個性變得不平則鳴，除了痛斥日本鬼子的侵華惡行外，現在談起越戰，一講到甘迺迪和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就大發雷霆，摩拳擦掌，破罵對方的虛偽，造成戰事的死傷。不是說美台勾結助長蔣匪的氣焰，就是直數美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是左右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的頭號大敵。

「我要看看美國的海軍艦隊有多威風。難道中國人就抵禦不過他們的

船堅砲利？牛一，你陪我去，一起去見識見識。」

上個月，由於美軍第七艦隊指揮艦剛巧途經香港補給物資，軍艦停泊在尖沙咀海運碼頭，小莊便約同傅生一起見識。兩人看罷軍艦，便往天星碼頭的方向而行。

時間不到五點半，天色已經烏雲密布，快要下雨的樣子。從九龍望向維港，白頭浪打得不高。幾艘帆船和小艇在海面緩緩行駛，太平山下的大廈華燈初上，紅紅綠綠的連成一串串閃光的寶石一般。遠眺上環，招商局的大樓從天台懸下一幅毛主席頭像的布幔，上寫著「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萬歲、萬萬歲」。海風吹動大型布幔，颯颯地飄揚起來。乍看，就像一頭巨型猛獸隨風舞動。

兩人走近天星碼頭，見一大群市民正在圍觀湊熱鬧。原來有抗議人士正在絕食，反對天星小輪申請加價五仙。地上鋪著一張用毛筆寫成的大字報，上書著「反對渡輪加價，政府罔顧民情」。

天黑黑，碼頭一帶的照明很弱。一名抗議者席地而坐，身邊有一條「支持葉錫恩」五個大字的標語。只見他全身黑衣，包得嚴嚴實實的。人卻垂下頭來，處於半昏睡狀態，看不清他的長相，黑衣上纏著「絕飲食，反加價」六個用白漆寫成的中、英文字。筆劃清晰，黑暗中仍歷歷可見。

兩個兄弟模樣的年青人一面拿著橫額一面叫口號，並呼籲圍觀的市民簽名支持。

「嗨！手足，真巧，竟會在這兒遇見你！」兩兄弟異口同聲的叫住小莊，傅生起初以為兩人錯認人，但聽他們的口吻相當親切：「來，來，來，簽個名，支持一下。」

「魏平，魏明，原來真的是你們，是要支持的……。」小莊停下步伐，開口便說：「我就想，準會在這兒碰見你們。你們正在絕食嗎？這是我的舊同學傅生，現在在泰華國貨當主管。你們叫他牛一哥便可以。」

兩人分別叫了一聲，傅生也帶笑點頭。見小莊真的在簽名冊上簽了字，自己也覺得渡輪今次無理加價影響民生，隨即跟著簽了名。

傅生站在一旁，聽見小莊跟朋友們寒暄。都是些反加價的感言，其餘話題，便不甚了解。最後小莊又問他們，這次抗議行動會否升級，還有甚

麼示威遊行的計劃即將出台。

憑小莊的個性，傅生不奇怪他會結識這些搞社運的朋友，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就是這重意思。心想，只要對方不走偏鋒，對社會的不公義和不合理提出意見，也是值得支持的。但倘若小莊繼續激進，難保他的烈性子會變本加厲，變成反對政權的生力軍。一想到淳妤出嫁後遇人不淑，假如哥哥在社運中遭遇不測，做妹妹的，豈非生活更徬徨？

傅生不期然想起淳妤出閣的情景。那一天，他們的姑姑和姑丈從舊金山回來。婚禮當天，傅生和鄭匡都是戩穿石，從早到晚陪同伴郎一起玩新人。小莊則陪同姑姑和姑丈四出跟親友們寒暄，興致甚高。

婚宴當晚，淳妤的丈夫黃小興是豪飲之人，幾次三番的走到戩穿石們的那一檯，搶著要跟傅生和鄭匡一起痛飲。

傅生已經瘋了一天，加上多喝了幾杯，腦袋開始微微地醉，不似鄭匡是位劉伶，越喝越亢奮，簡直是隻「酒筍箕」。

傅生喝過一杯熱茶後定過神來。見一位身穿閃珠旗袍年逾五十的婦人走近他們的身邊，開口便問：

「你們是淳德的書友仔嗎？從前我在漢江見過你們。認得我嗎？紀太太，紀念的紀，小莊的姑姑。」

鄭匡連忙起身讓座。傅生其實一早認出對方，卻一直沒空跟她打招呼，這時候才跟她點頭握手。

「姑姑，辛苦妳了，老遠從舊金山趕回來喝杯喜酒，難得至極！」鄭匡和傅生齊聲叫好。

「我盼了淳妤這一天很久了！終於盼到了。現在只想早點喝杯姪媳婦的茶。淳德結婚的話，就可以了卻我死去的弟弟的心願。」

「妳說小莊嗎？」鄭匡笑著道：「姑奶奶，說實話，我和牛一還有盼頭，但小莊嗎？只怕喝過我們的喜酒後，他也交不上一位女朋友。」

「是嗎？所以我今趟回來，除了盼到淳妤出閣之外，還想多了解淳德的近況。你們是他的好友，總會知道得清楚。」姑姑索性坐到他們的身旁，正要壓低喉嚨繼續問，但宴會的噴吶的聲音正嘀嗒嘀嗒的叫，傅生很辛苦地才辨出姑姑的意思。

「兩個月前，我收到漢江舍監蒯老師的一封信，告訴我說，淳德最近在香港結識了一批左派朋友，許多都在搞社運，蒯老師生怕他加入行列，早晚會出事，曾經約見過他，但結果還是老樣子，惟有寫信給我。信上叫我回來後好好勸阻他，別幹那些過份激進的事。今趟我回來，曾經親自詢問他，但他否認，還叫我寬心。想不到他已出身，待人接物還那麼幼稚。再衝動的話，只會誤了他的前程。你們是他的好友，從小在一起，有機會，便替姑姑好好開導他，我在美國甚麼事兒都幫不上。要不，趁他仍未行差踏錯時，便帶他一起去美國。」

傅生和鄭匡聽罷對方的話只保持緘默，沒多大反應。他們三劍俠，中學畢業了一段長時間，平日各忙各的，難得一起聊天，大都是言不及義的無聊話。蒯老師今次寫信給姑姑，大概覺得事態嚴重。不然，也不會給一位舊生的監護人寄出這樣的信。傅生立時這樣想，難道在別人眼中，男人要宜室宜家，才能修身養性的做個普通人？

## 二

回到家鄉，傅生抵達祖屋的家門前才不過兩點鐘，拿出鎖匙，正要插進匙孔，那把生鏽的鐵鎖匙便發出咕吱咯吱的響聲，是久未使用的緣故。門一開，橫栓門好後，見前園幾株瘦瘦的槐樹稀疏地站著，葉子卻縱橫交錯的延伸開來，掩得前園昏昏沉沉，在晌午的和風吹拂之下，葉影忽明忽暗，照出地上一條條酷似爬行的蛇蠍。人走在上面，益發覺得這棟古宅的荒涼氣氛。

傅生想起八年前老爹說過的話，「要第一時間把錢交到二孀的手中。」剛到埠，又匆匆的上了一趟耀輪醫院探望老爹。忙加累，幾乎完全失憶了。

但萬萬不能得失這位二孀。傅生連忙從飛機恤的內袋掏出一疊人民幣，數一數，剛好一百元。記得老爹也曾說過，紅包套子放在五斗櫥的第三個抽屜。傅生封好錢來，便走到二孀那一邊。

從大門繞過籬笆走向二孀的祖屋，沿路種的都是夾竹桃。遠處傳來拖

拉機呼啦呼啦的耕田聲，都市人聽來，感覺異常的陌生。轉彎之處，傅生便見他們祖傳的那個不大不小的魚塘，不知現在有沒有再養殖魚苗？小時候他和傅永一起常到那邊玩，兩人曾經捉過不少蝌蚪。偶然還有水甲由，就是沒有釣過魚。

鄉下人一般守法，二嬸的家門例牌不閃橫栓。傅生用鐵門環敲了三下，裡面沒反應，便拔高嗓門叫了幾聲「二嬸」。未幾，便見二嬸帶同一名中年婦人從裡間走出來。

「好囉，好囉！回來了，牛一回來了！認得她嗎？是隔鄰的許大娘，閒時過來幫我買菜煮飯做家務。」二嬸的聲音尖而細，傅生聽得頗背耳，「這兩天，大伯的病況好一點。永仔正在上課，明天是期考，工夫多的是。下課後他到菜場看看有沒有新鮮牛肉。肉票夠三人食用。這幾天，我們淨吃魚塊。難吃死了。你們城市人，不慣天天吃這些。今晚你吃葷，我和永仔就吃素。」

「二嬸，我也不是外人，隨便就可以！」傅生說畢，一手將紅包交到二嬸的手上。一時間，二嬸語塞，畢竟是堂親戚而已。但傅生心想，近十年，老爹的起居飲食都由他們來照顧，過去對方有甚麼尖酸刻薄、勢利惡毒的話，聽過後，也該攔到另一邊。

「傻孩子，何用這一些？」二嬸慣性的一句。還作勢交還紅包給傅生。

「二嬸，多虧你們照顧老爹這些年，是他老人家教我這樣做，妳就收下吧。」傅生一面說，一面見在場的許大娘垂首含笑，心想，是否該封一份給她？要不，明天補送。但見這名婦人一直默默的站在一旁。

「大伯昨天開口說話了。我便告訴他，待牛一回來，身體便會慢慢好轉，你要撐下去，日子長的是！」二嬸一面說，一面將紅包往下身的襟衫口袋塞了一塞，露出襟衫下面淺紅內衣的衣角。

「二嬸，我想到村頭菜場逛一逛。」傅生道：「畢竟，八年沒回來，想看看那兒的變化有多大。」

「你要小心，現在到處都喊著打倒劉少奇、反資反右的民眾和學生多的是，別湊熱鬧，早去早回。吃過飯後就早睡，明天還有許多工夫等著辦。」

「永仔甚麼時候回來？五點鐘，你們該吃飯？」

傅生知道鄉下人的作息時間一向早。現在堂弟在鄉村學校教書只上半天課，下午就是自由身。跟二嬸約定了吃飯時間後，傅生便跨出門檻上菜場。

「牛一，」二嬸叫住他：「你回來之後，別多提沙芬，免得永仔不高興。昨晚他也睡得不穩當，清晨才小睡片刻。」

傅生答應了一句，跟著出門，向村口的方向走。想起傅永早前的書信曾經提及自己的私事，只輕描淡寫的說到跟沙芬辦妥離婚手續。還以為這位堂弟是位拿得起放得低的大丈夫，原來情債那麼深。傅生想起八年前在他的婚宴上吃過的那頓「全魚宴」，筵開八席，在番禺已經是了不起的排場。

那一晚，新娘子含羞答答的樣子，一點都不像從首都南下的都市姑娘。事後傅生才知道，沙芬是北大附屬中學的女生，被校方選拔為歌舞組別的「優等生」，可以申請加入國家隊，成為國家重點培育的優才，負責全國文藝演出，宣傳新中國的政治理念。但不知怎的，一場大病，令沙芬的藝術生涯劃上句號。在她最失意的時候剛遇到北上進修的傅永，遂結下一段「孽緣」。現在兩人分開了，幕後黑手會否就是「婆媳不和」呢？

當晚傅生按照老爹的吩咐喝了沙芬的那杯弟婦茶，交過紅包，看著一對新人還很匹配。傅永原本就有幾分像他的老爹，都是闊臉孔，前額特高，顴骨微凸。在龍鳳花燭和喜帳紅幔的映照下，益發像個異常亢奮的初中生。當晚沙芬跪著給傅生敬茶之時，傅生還不察覺。但對方一站立，那五呎七吋的身高比新郎信足足高出半個頭。可能剛才酒席上人來人往，傅生一時間也不發現。

不知不覺，傅生信步走到村口。傅家村的村民大都養蠶，一捆捆生曬蠶絲高高的懸在門前的支架上，陽光直射，金黃色的生蠶絲就像綿毛，透出蠶絲的香氣，一陣陣的隨風飄散，感覺暖心。傅生再走遠一些，便是熱鬧的市集。一條寬闊的黃泥路一覽無遺。兩旁擺滿小攤子，賣魚、賣瓜、賣涼果、賣雜貨的都有。但一路上，盡是紙屑和垃圾，到處佈滿煙蒂、痰印和甘蔗屑，人走著，是一步一驚心。有幾處還是泥漿路，水漬夾著大小二便的臭味撲面而來，傅生要掩鼻而過。走到市集中心，熱鬧歸熱鬧，但全程只落得個髒、吵、亂、臭的景象。

傅生在香港一人生活，每日三餐都在外頭解決。有時候跟鄭匡和小莊

電話相約，便可以從旺角乘巴士直抵土瓜灣，到三劍俠最喜歡的容記冰室吃雲吞麵加油菜，飽嘗他的口福，何用上市集東挑西選的買菜買肉，忍受那不堪入目的餿菜場？

走到一處販賣牛肉的攤子，傅生突然聽見一把熟悉的聲音在叫，彷彿是傅永罵人的聲音。

「同志，你這是為人民服務的態度嗎？你記得嗎？昨日我在肉檔待了多久，你才說牛肉賣光，害我苦候了不在話下，今天就說沒牛膀，教我再白等，分明是存心欺負，拿百姓不當同志。」

「我認得你，」肉販隨即答：「你是村口鄉村小學的傅老師。我們不是存心耍你。昨天生意好，牛肉一早便售罄，今天你要的牛膀又湊巧缺貨，你就將就點買些牛腩也不錯，不用專挑牛膀耶？」

傅生離遠便看見傅永的憤怒眼神，噴火式的燒向肉販，身體還想衝過去，摩拳擦掌的像要動粗。傅生連忙加緊腳步上前勸止。

「算了罷，永仔，何必動氣？又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買不到牛膀就改天吃，跟同志師傅少說兩句。」

「牛一哥，你來說句公道話，不然，我們就到派出所評理！」堂弟又對肉販道：「你老婆昨天不做我生意，說沒肉票，買賣違規。今天我帶來，你又一言沒牛膀，分明是兩公婆有意刁難。今晚我款客，沒葷，教我怎辦？」

「永仔，今晚我們吃魚塊好了。」傅生竭力勸解，道：「吃魚有益，就吃魚。明天我們才吃葷，別跟同志師傅再爭辯。」

堂弟開始有點被勸服。那名肉販又主動免費奉送兩大塊牛骨頭，傅永的怒氣才告消退，兩人便拿著牛骨頭一起離開。

傅生想起二孀說今晚吃葷，就是專誠款待他這位香港客。現在國家正值糧荒，且跟安南在打仗，鄉下的老百姓尤其捱餓，能吃一頓溫飽的已很難得。心想，回鄉一趟，便要折騰鄉親父老多一趟，誰之過？

兩堂兄弟今天正相遇，又碰上老爹病重，話題自然落到老人的身上，根本沒別的話題。此刻傅生更不想問沙芬的消息。假如問傅永關於教書工作，又像無話找話說，故一路上，兩人便默默的走回家去。

次日清晨，傅生一早到達耀輪醫院。負責醫治老爹病患的主診大夫耿晴仍未上班，要到十點才出現。但昨日他見過這位大夫，到步後第一時間便提著行囊探病，跟耿大夫談了將近廿分鐘。據他說，老爹是「三高人士」，即高血壓、高血脂和高膽固醇，加上年事已高，就是「四高人士」，腦充血實屬自然不過的事。

傅生想起這位耿大夫，說話時有點口吃，但相當年輕，眼睛還會說話，在古代文人的口中就是眉清目秀的美男兒，傅生看著對方也有點兒被迷惑。但聽他仔細解釋老爹的病情，不外乎一般老人中風的泛泛之談，卻仍然聽得入港，彷彿教傅生感到對方的醫者父母心。傅生慶幸番禺的耀輪醫院出了一位年青有為的大夫，這該是國家的福氣了！

耿晴說過，老爹中風的情況是左腦血管三分之一經已爆裂，腦血管栓塞導致半昏迷，要待血液慢慢凝固，才能預計可會改善。開刀的話，實在太危險，畢竟是奔八十歲的人，故現在沒甚麼可以幫忙。言下之意，就是聽天由命了，傅生早有心理準備。回想傅永的信中所說的不全是嚇人的話。說真話，永遠是最殘酷的，像一把劍，一刺便刺中人的心房，即時教人淌血倒地。

傅生後悔八年前沒有向老爹透露自己已經交上女朋友。雖說他從未催婚，但能夠早一點喝杯兒媳婦的茶，想必教老人家走得舒坦。

昨天他第一眼望見病床上全身癱瘓的老爹，不由得打了個寒顫。老人的頭蓋搭上幾枝天地線。天地線連著一台坐地的腦掃描機器。面部輪廓完全看不清，像極變種的怪物。一時間，傅生也認不出此人就是自己的父親。畢竟八年沒見了，前額的白髮完全甩掉，兩隻耳朵好像曾經受過傷，現在結了幾處瘀疤。面上疏疏落落的老人斑，在病房強烈的燈光照射下，變得份外的刺眼。雙眼半合，嘴唇微微顫動。鼻腔插著兩枝瘦瘦的鼻氧管，像兩尾貓鬚，幫助患者呼吸。一隻透明的尿袋連著老人排尿的部位，溢出的尿液黃中帶啡，像極濃濃的普洱茶。地上的痰罐承著半滿的深褐色唾液，隱隱發出刺鼻的惡臭。

傅生環顧四周，見病房男女不分，有老有嫩。大部份病人仍在半睡狀態。前方的牆壁掛著一幅毛主席在延安接見白求恩大夫的彩畫，下面註著

「中加友誼，長存永固」八個字。毛主席的顏料抹得鮮麗，但那名紅鬚碧眼鷹勾鼻的洋大夫則著色淺淡，近乎黑白，兩者的反差令彩畫顯得異常失真。

一抹東方的陽光曬到隔鄰病床的老婦的床尾，老婦半閉著眼的望向傅生這一邊，開口便說：

「昨夜他睡得不穩，整晚眼睜睜的望著天花板。我半夜起床正要上廁所，便聽見他在哭泣，嘴裡不住的叫『仔啊仔』的。我問他，『仔從何來？』他答『快要回來了。』問他從哪兒回來，他卻答不上，然後疏疏的流起眼淚。」

老婦終於睜開整雙眼睛，見傅生穿著深褐色飛機恤，下身一條絨西褲，腳下一雙半新不舊的皮鞋，跟國內百姓解放後的灰衣、藍衣、草綠衣、布褲、布鞋自是不同，一眼便認出是香港客，不由得自言自語地道：「唔！是從香港回來的，好了！回來便好，陪他久一點，讓他寬寬心！」

「大娘，耿大夫是否十點才出現？」傅生順口問對方，但對方不再開腔，躺下床來繼續睡。

那時候左邊病床的一位男病人剛好起床，捲起奶白泛黃的毛毯準備下床，隨口答：「說不準。昨晚主診大夫們全都跑掉，連口吃的耿晴也不見蹤影，大概開會去。你要向耿大夫詢問病情，恐怕要待久一點。」說畢，便拿起小几上的半舊塑膠漱口盅走了出去。這時候傅生才發現對方的病人睡衣的襟頭，別著一枚大大的紅毛章。

由於今次老爹病重，傅生帶來的人民幣比八年前要多許多，足夠打點老爹的醫療使費之餘，還可以好好打發一眾三姑六婆、姨媽姐姐、大伯小叔的人情債。何況解放之後，國家對老人的福利尤其照顧。像老爹這些第一時間回鄉參加建設祖國的長者，只有善待，哪會得失？即使老年人歸國談不上貢獻國家，但國家在姿態和精神上也認同他們，處處表揚港澳耆英們那份難能可貴的愛國情操。

但說到底，傅生的老爹不全是「老毛派」，屬於中間偏左。年青時老爹跟他的叔父從廣州一起來港，在銀號由低做起，跟著結婚生子，一直循規蹈矩的過生活。

傅生記得老爹最早的一次左傾事件，該是參加五十年代的雙十暴動。

那年傅生已經成年。一天晚上，母親整晚不斷嚎哭，哭完後又到灶房熬魚頭粥，說老爹一定整晚捱餓，趕著送粥往差館探監。那是老爹少有的一次參加示威遊行後被警察逮捕的往事。今天想來，傅生還有個大概。

老爹愛讀左報，通常是《X公報》、《X匯報》和《X晚報》三份。遇上精彩的罵老美罵老俄的社論便拍案叫好，還剪存下來再三咀嚼。傅生剛升讀初中，老爹便要他熟讀小紅書，但不是全讀，而是精挑簡短撮要的語句，像「千忙萬忙，階級鬥爭不能忘」、「千要緊萬要緊，革命到底最要緊」之類的順口溜。現在傅生還一一牢記，大概帶到棺材裡也牢牢記住。

記憶之中，他母親永遠是病懨懨的。老爹外出打工時，經常在銀號接連留宿，一星期才回家一兩趟，平日就獨留母親在家。傅生一早習慣了寄宿學校的生活，直至母親病歿，他已投身社會多年。未幾，老爹便告老還鄉，傅生便獨來獨往的留港生活。

### 三

老爹的病情時好時壞、反反覆覆，無休止的病下去。主診大夫耿晴就曾經解釋過，老爹左腦血管爆裂的情況已經穩定，血塊早已凝固，不再向外流，算是有了不俗的改善。最好的時候不用滴鹽水，可以從鼻胃管灌入營養素，還可以張口進食甚至吃稀粥。二孀便囑咐許大娘過來幫手熬粥，然後帶往醫院餵病人。人清醒的時候更不用插導尿管，讓小便自行排出。且認出傅生，曾經叫過他幾聲「牛一，牛一」的，就像一位正常的老人。

但有幾天卻嚇唬人。醫院突然通知，要趕快過來看望病人。各人到達，見老爹氣促、乾咳、發高燒，足有四十度。耿大夫便替他注射抗生素，怕他體內的器官一旦感染細菌，病情更惡化。偶然見兩位看護小姐左右兩邊挾著老爹的腋窩替他抽痰，一個拍背脊，一個拏痰罐，傅生看在眼內，便覺得祖國的衛生員對長者的照顧還不賴，這才寬了一點心。

但傅生有時候不禁想，「何苦呢？人老了，還是快快兩腳一伸，別多受病痛折磨好嗎？」

對他這樣的不孝之念，傅生的內心有沒有加以制止？自己是否太無情？這些問號，他卻沒有深究過。

其實，傅生已經許多年沒有和老爹一起生活，對老爹的情感打從升中寄讀漢江後便劃上句號，跟著的相處回憶都是瑣瑣碎碎的，斷斷續續的串成碎片。最記得的一次是中三畢業，老爹送了一枚成人裝的樂都錶給他。價值將近兩百元，當年已經是相當昂貴的物件。他一直戴在左手手腕，到外出謀生後仍沒有更換過新的一枚。

看看腕錶，番禺輪渡開往香港的時間剩下不到半句鐘。

他想起二孀臨別之前，千叮萬囑的叫他先行回港，別耽誤了香港的公務，這邊有她和傅永照顧老爹。有甚麼風吹草動，便會第一時間拍電報通知他。

昨晚鄭匡的一封電報像最後通牒，十萬火急的叫他返港。他自己已經在番禺待了兩星期，香港那邊的石灣陶瓷展快將揭幕。是泰華國貨跟廣東省文物局的首次合作，要在一星期內火速辦妥，開幕日期已定於下月初，數一數，還有五天，甚麼都交由他的下屬代辦，這兩星期他在番禺無所事事，展覽的所有具體細節和佈置情況都蒙在鼓裡。他是策劃人，活動最終出問題，責任全落到他一人身上，能不教他心驚膽戰呢？

今次展覽，鄭匡真的幫上不少忙。他是傅生的舊同學兼老友。機緣巧合，又是石灣陶瓷展的中介人，負責跟中國陶瓷協會聯繫，安排國內的同志們來港數天的食宿和交通。鄭匡的正職是副導演，跟多間左派背景的电影公司都很熟絡。但沒合約，自由身，可以隨時跳槽，東拍一齣西拍一齣，瀟灑自在的拍片。間或還可以兼職找外快，像今次的陶瓷展便賺回一票。

鄭匡最敬重的一位導演叫朱景春。每次朱大導開拍電影，他總會親自拜訪找門路。酬金不計，二話不說的擔任對方的副手，十足江湖兒女的本色。

這位老友長得胖，近二百磅。但他的恩師朱景春比他更胖，行內人看見他們經常出雙入對，便「大胖」、「小胖」的叫他們。

正因如此，兩人合作的片子在香港的左派電影圈有不俗的票房保證。像《玉玉》、《私戀春心》和《香江游擊戰》等，都曾打破愛國電影一周上畫的票房紀錄。鄭匡從中有沒有撈到油水，傅生和小莊都不知就裡。但

許多時，傅生都有免費戲票看電影，他和掬彤就二話不說的雙雙觀賞，而小莊則甚少捧場。

但這次《紫玉樓》的首映禮，小莊卻出奇地答應到場觀看。

「想不到小莊會一口答允。」掬彤微胖的臉頰笑得見牙不見眼。

「好了！妳這位媒人，終於可以收到一封媒人紅包了！」傅生陪著笑，道：「妳打算介紹哪一位姑娘給小莊？女服工會不缺雲英未嫁的姑娘。」

「馬柔靜如何？」

「吓！妳說的是妳的鄰居？三樓的馬老師？那位醜女嗎？」

「你相信我，經本姑娘改造之後，包管馬柔靜脫胎換骨，俊姑娘的出現。不信，等著瞧！但現在便請牛一哥哥做好做歹，屆時別現身，事情就好辦得多。」

「江小姐，這叫『打完齋唔要和尚』嗎？」傅生哈哈大笑。

「你在場的話，這齣好戲還有瞄頭嗎？說實話，鄭匡送來的戲票就這四張。除了一對男女主角，就是我和淳好了。有女生在場，才自然一點。牛一啊！你就看在老友的終生幸福份上，犧牲這一趟。有精彩的戲肉，準會第一時間告訴你。」

傅生見掬彤胸有成竹，便沒有追問下去，讓她依計行事，但卻另有要求，道：「但江小姐，事成之後，妳再繼續做大媒，給鄭匡物色一位好姑娘，讓三劍俠都有一位好嬌妻。」

「姣（好），一言為定！但我認識的女孩子沒一位喜歡小胖子，你叫鄭匡先行減磅，本姑娘才有信心替他做大媒。」

「別小覷他，人家在漢江唸書時，是全校最棒的運動健將。籃球、羽毛球、跳高、跳遠件件皆能。學界中，更是全港足球壇上的五虎將之一。」

「這是十幾年前的事，今天要現實一點。」

「說到現實，鄭匡何嘗不是副導演。假以時日，難保會上位，隨時取代朱景春的正選地位。」

正如傅生所說的，鄭匡的出身也有瞄頭。他的祖籍原是新界原居民，又是三代單傳的子孫根。由於上學路途遙遠，鄭匡的父母親一早便安排他寄讀漢江。全家人一向好客，且愛熱鬧，經常招呼親朋戚友上門聚餐。燒

烤、打麻將、吃盆菜甚麼都有。

記得有次左派電影協會欠缺場地舉辦周年大會，竟然得到鄭父的大開中門。跟村長商議停當之後，在元朗八鄉村公所召開了周年大會兼理事選舉，熱熱鬧鬧的過了一天。自此之後，舉凡甚麼大小聚會甚至紅白二事，一旦欠缺場地，眾人便第一時間想到元朗八鄉的這間村公所。

一次小莊的慶辰，彷彿是他二十五歲那年的生日，大夥兒便頭一遭在鄭匡的家裡樂了一整天。

小莊跟淳好是孤兒，姑姑又不在他們的身邊。兩兄妹在漢江寄宿的時候，便和舍監蒯老師是最投緣的師生了。

蒯老師對傅生這一屆的舊生，就是最疼惜小莊這位學生。有一次，大夥兒在宿舍批評蒯老師過於偏私，對方立刻解釋道：

「你們都有父母親，逢年過節都可以回家享天倫。淳德跟淳好，過年過節就只有孤苦伶仃的留守宿舍。我身為舍監，不幫助他們，誰來幫助他們？何況我一人在香港，家眷全都在外省，長假期在校舍只有淳德和淳好陪伴左右，做飯、炒菜、打掃、澆花、熨衣衫樣樣都由他們協助，感情自然較其他學生深厚得多。」

小莊畢業後，傅生知道他偶然還會回校探望蒯老師，兩師徒的情感一點沒變，直至去年小莊三十三歲的生辰，鄭匡再次邀請蒯老師跟大夥兒一起到元朗八鄉歡聚之時，情況才急轉直下，最後兩師徒竟不歡而散。

生日晚飯吃過後，女生們協助鄭匡的爹媽在裡間收拾碗筷，師徒數人便在村屋前的大榕樹下納涼。各人坐在板櫈上，一邊搧著大葵扇一邊聊天。

蒯老師吃飯時喝了兩杯拔蘭地，納涼時又喝了一杯啤酒，腦袋開始嗡嗡叫，劈頭便問莊淳德。

「淳德，你是否參加了左派組織，打算鬧事？雖然你已經投身社會，我也不是你的親人，但我一直疼惜你，就像疼惜子姪一般，才會對你說幾句不中聽的話。你的性格，就是太衝動。我怕你生事，闖出禍端便後悔莫及。最近有人告訴我，你跟岑均雄等人往來得異常密切。我勸你一句，別再跟對方見面，免得添麻煩。我也活到五十多歲，甚麼事情沒遇過？年輕時比你還要激進，是個不折不扣的左仔，甚麼親中人士的背景不清楚？岑

均雄是甚麼人物，圈內誰人不知道？就是個出了名的拚命三郎，仗著共產黨的頭銜撈油水。他最厲害的地方是搞刊物宣傳馬列毛思想，大事發表文宣鼓動讀者的左傾思想。且是位有力的演說家，容易鼓動聽眾的情緒。最要命的是組織力強，一下子可以策動許多群眾運動。你被他影響，肯定沒有好下場，還是趕快跟他劃清界線。不然，麻煩事會接踵而來。」

傅生見小莊一直緘默，一面喝生啤，一面剝著面前的南乳花生米的米衣，一粒粒花生米送進口腔，故意裝作鎮定的樣子。

「有沒有搞錯？蒯老師，誰告訴你的？」鄭匡睜大眼睛問老師。人胖，即使用力搧著大葵扇，仍舊大汗疊細汗的流到頸背。跟著問小莊：「你是甚麼時候跟他混熟的？我卻一點風聲都聽不到。」

「我們是有背景的愛國學校出身的，比正規學校的學生要走的路困難得多。」傅生拿出一包新買的良好嘴香煙來抽，一面開封一面道：「小莊，別行差踏錯！我也聽過一些傳聞，說港英政府一直盯著岑均雄等人的一言一行，便是生怕這批左派陣營的激進份子隨時有甚麼非法事件出現，影響香港的治安。」

「所以說，他們都懂事，就是淳德你最教我操心。」蒯老師歎了一口氣，續道：「淳德，你唸中史該知道，中共是打游擊戰起家的。他們趕走蔣匪之後，建國初期，除了有幾年算是風平浪靜之外，之後年年都在搞運動。說穿了，就是高層內部的權力爭奪，階級鬥爭。三反五反，大鳴大放。反右反修，鬥資鬥美，甚麼運動都不缺，往後也不知有甚麼大亂子將會發生？」

村屋前的煤油街燈照出暗淡的茶黃光線，光線映到小莊的面上。傅生看見他兩邊面頰開始發紫，不知是喝多了啤酒還是生氣的緣故。兩隻腮幫子鼓鼓的，還是一臉沉默不語的樣子。

「淳德，你姑姑一直拜託我好好看管你，就是怕你走錯路。」蒯老師的老花眼睛一向有病，加上喝了兩杯，眼水像淚水一般的不斷在眼眶內打轉，雙眼紅通通，道：「我怕你出事，今晚多勸你幾句，就是希望你珍惜前程，幹好仁韻人造塑膠花廠的科長工作，早日結婚生子，開枝散葉，這才對得起你死去的父母和遠在美國的姑姑。政治理想，不是我們追求的。冒險，更犯不著，希望你早點覺醒，別誤入歧途。」

炎夏的夜晚吹來陣陣涼風，令半空垂下來的榕樹鬚根拂拂揚揚的舞動著。在煤油街燈的映照下，倒有幾分秋意蕭索的感覺。

「蒯老師，我問你一句，」小莊終於開腔，「解放之後，中國人民的生活有否改善？」

「牛一，鄭匡，你們替我答。你們的看法又是甚麼？」蒯老師反問兩位舊生。

「你教我們怎樣答？」兩人齊聲說。

「不好答，就是沒改善。國家沒改善，百姓還有希望嗎？」小莊用力地點頭，像是肯定自己的想法。

「小莊，」傅生叫了他一聲，然後深深地抽了一口煙，道：「中國幅員廣闊，建國不過十幾年，你要求七億人口的生活有改善，不是癡人說夢嗎？」

「牛一，你說得對，就是窮！」小莊好像打了一口強心針，提振精神繼續說：

「正因為國家沒有改善，每位中國人都有責任去改善。拿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來說，為何還是老樣子，就是因為社會有太多的不公平和不公道的問題存在，剝削工人的事件比比皆是，弱肉強食的僱主處處可見。要解決問題，必須剷除不公義的體制，社會才有進步。從前我們為反封建、反帝制、反軍閥、反日寇侵略而戰，今天則要反蔣匪、反老美、反蘇修、反殖民、反……」

「你們聽見嗎？聽見了嗎？這就是他的偉論，就是他的革命理想了……」蒯老師煞住了小莊的話，嗓門拔高了八度，怒氣衝到頭蓋，青筋暴現，一掌拍到桌面上，幾乎打翻上面的幾隻玻璃杯，但上面的花生米殼早已散落一地。屋內的掬彤、淳好和鄭匡父母都聞風而至，急問：

「甚麼事？發生甚麼事？小莊呢？他……為何急急的離開？」

只見一個矮小的男子背影，急步的消失於村口街燈的暗角之處。

## 四

淳好結婚大半年後便生下一個男娃，但不足月，是「七星仔」，五磅不到。由於她的丈夫黃小興是一位中級公務員，入息不高不低，加上應酬使費也多，生計顯得頗拮据，故兩年前，淳好便經由傅生介紹到泰華國貨的文具部當售貨員，孩子則由她的婆婆來照顧。

石灣陶瓷展覽會開幕典禮的前一天，淳好原本負責協助佈置場地，但一直未見她露面，傅生等人均感到奇怪。

陶瓷展除了開幕典禮之外，其餘幾天的展出場地，均安排在泰華國貨三樓一個面積不足九百平方呎的大房間舉行。是傢俬部額外闢出來的，用柚木板臨時圍封，人手調動則由傅生來支配，每個部門均調派兩名同事上陣，以中型展覽來處理，不似上次建國攝影展的規模，一整層展出幾位大陸當前一級攝影師的沙龍傑作。

傅生想起當年舉辦建國攝影展，場面比今次震撼得多。參展的代表包括蒙敏生、翁乃強、蔣少武和孫寶富等幾位知名攝影師，展品內容全是解放之後祖國的全新面貌和革命運動的實況。一些作品，更有半堵牆壁的面積，像農村改革、鄉鎮變貌和工業創奇等大型沙龍，足足佔據了展場三分之一的位置。那次展覽，亦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在國外展出，旨在向香港同胞重點介紹國家統治下的大好形勢，宣傳目的當然來自黨中央，意欲提升香港同胞的共產思想和愛國情操，故不惜出盡人力物力，在幾間中資百貨公司輪流展出。

今次陶瓷展，泰華的高層特意闢出低層全廳作為開幕典禮的場地，用意是讓主禮嘉賓無須登樓，一甫進場，便可以欣賞展品。傅生為了這次展覽，事前的計劃書足足熬了兩個通宵，才能通過公司高層的關卡，順利舉行。

典禮舉行的前一天，鄭匡抽空到場視察。一見傅生，便第一時間問淳好何在，「昨天我跟她聯絡，告訴她說，有四件重點陶瓷明早才能付運到港。四件展品是『老貧農學毛著』、『紅軍爬雪山』、『張思德燒炭』和『海島民兵』，都是國內首次送往外地展出的珍品。我吩咐淳好，預留四個重點位置來擺放，明天一早準會到港，牛一，她沒告訴你嗎？」

傅生一面拿著手寫的展品名單查看一面環顧四周，看看淳妤是否在場。見她仍未出現，想著她可能又告病假，便問鄭匡：「為何展品名單上沒有這四件展品的紀錄？」

「就是中國陶瓷協會的古文物出口證出了問題。」鄭匡答：「對口單位漏報了資料，香港海關便扣押下來，明早才能辦妥手續付運到埗。」

「陶瓷協會的工作人員抵港了嗎？明天協會會長的開幕演辭你看過了沒有？」傅生一面問一面遞上一根良友香煙給老友，只聽鄭匡「OK」一聲，拿走香煙便離開，趕回老虎岩片場拍片去。

傅生心想，幸而今次有鄭匡坐鎮，不然，陶瓷展準會錯漏百出。看著幾位下屬和各部門同事忙於佈置場地，獨欠淳妤，傅生的內心不免感到歉疚，覺得虧欠了下屬。其實，許多同事都在反映淳妤的工作態度散漫，閒言也聽過不少。淳妤是他一力推薦入職的，但上班以來，不單沒有分擔文具部同事的職責，還動輒告假，因而增添了同事們的工作壓力。

淳妤是三天兩頭便告病假。不是頭痛，就是胃痛甚至腳筋抽搐甚麼的。一旦告假，她的工夫，自然由同事們分擔，尤其加重了秦茵和海佩莉兩位文具部同事的壓力。傅生是總務部主管，人家是他的下屬，難免給面子，就不好意思直接批評淳妤了。但傅生暗地裡聽過不少同事的微言，總是抱怨他處事不公。自己也曾想過勸退淳妤，但每當看見對方眉頭緊鎖扁嘴苦笑的样子就不忍心。他知道自己為婦人之仁。一想到淳妤的家累沉重，假如被勒令辭職，生計自然更艱難，最後便難於啟齒，只埋怨對方嫁了個不中用的老公。

回到辦公室，傅生查問淳妤同組的其他同事，得知她告了一天病假，說是胃抽搐。

他知道不能過份責怪淳妤。淳妤一向體弱，打從三年前生下吉童開始，身體便出現問題。吉童是個「七星仔」，淳妤當年一度難產，是死裡逃生。即使曾經好好的坐過月子，兩母子也補償不了先天不足的缺憾。

淳妤產子時，黃小興沒有陪伴在側，老說忙，外邊的應酬眾多。其實她婆婆的年事不算太高，卻禁不住捱更抵夜的往返醫院照料兒媳婦，害得掬彤這位誼姐獨力照顧，在贊育醫院熬了兩個通宵，直等到淳妤羊水破

落，吉童呱呱落地為止。

吉童生下來之後，遇上淳妤缺奶水，掬彤便左託右託的替她找偏方。得知木瓜奶魚湯最宜催母乳，便搶著到街市購買。最後木瓜買到了，卻缺了奶魚。但聽魚販們對她說，奶魚在澳門有鮮活的品種，那個月，掬彤便獨個兒往返港澳不知多少遍，為的就是照顧產後的誼妹。

傅生經常這樣想：「掬彤對誼妹真的好得不得了！這一趟，又替小莊當大媒。娶妻若此，夫復何求？！」

「牛一，我們都愛小孩子，但眼看著淳妤生產時的辛苦相，哪有女人不害怕？」有次掬彤帶笑的對他說：「婚後，可不可以只過我們的二人世界？反正你的老爹已經差不多……」

「妳說甚麼？江小姐，妳是他的準兒媳婦，拜託！行行好？積積口德好嗎？」

「姣（好），是我說錯了。」掬彤裝出正經的模樣，道：「對了！未來老爺的病況如何？別等你的堂弟來信通知，明天拍一通電報問一問。」

次日傅生上班之前真的往大東電報局拍了一通電報，等不多時，便接獲傅永的回音，說老爹近日的病情尚算不錯，稀粥多吃了，晚上也睡得穩當。主診的耿晴大夫還說，最樂觀的預算是兩周後可以回家養病。但病人經常自言自語，埋怨傅生不在身邊。又嚷著趕快回港喝杯兒媳婦的茶。

「的而且確，和掬彤是結婚的時候了。」傅生心想，最理想是帶她回鄉給老爹磕個頭，讓老人家如願以償。雖說新中國的文明婚禮不吃這一套，但到底是終身大事，不想男女雙方拿到一張結婚證書後便草草了事。傳統禮儀總要做一點，留下的回憶也較圓滿。最好是筵開廿席，張燈結綵，高朋滿座的熱鬧一整天。

他們的愛情是馬拉松式的長跑，從校園到踏足社會，足足逾十年，也足以讓彼此了解，是時候「拉埋天窗」。何況傅生的外父政策一向奏效，跟閔叔相處融洽，準會娶得對方的心肝寶貝。

下班之後，他打了一通電話到女服工會找未婚妻。原想告訴掬彤有關老爹的病況，順便約她到金舖看結婚戒指，計劃一下喜宴的使費等等。

但原來掬彤一早下班，已經前往閔叔打工的住處。傅生打了一通電話

到禮賓司府邸，接聽的女傭叫他等一會。未幾，便聽到掬彤的聲音。

「牛一，老竇叫你有空過來找他，下月初，他有七天假期，和你一起找樂子。」掬彤在話筒裡興致勃勃的說：「你找一天空餘的時間陪他去快活谷看賽馬，晚上我們一起看一台大戲。剛巧新馬師曾在利舞台公演《風流天子》，是老竇最喜歡的戲碼。我訂了戲票，三人一起看，你說好不好？」

「沒問題，那妳有沒有告訴閔叔我們的婚事？」

「誰要嫁給你？」掬彤在那邊發起嬌嗔，「你好像還未向我求過婚，鮮花、鑽戒、洋樓、汽車甚麼都沒有，誰跟你捱窮捱苦？」

傅生不放過耍花槍的機會，道：「妳不嫁我，難道『攝灶罇』？」

「衰佬！」掬彤罵了一聲，然後道：「你跟老竇去馬場的那天，我會避席，你就可以跟他談談我們的婚事。這一回，便要考你的牙力有多壯！」掬彤嗔笑了一聲，跟著「撲通」一聲的掛斷線。

傅生以為和掬彤的婚事已經到了心照不宣的地步，不用操心，便可以水到渠成。求婚不外乎手續而已，婚後二人的生活，安穩幸福才重要。

她父親喜歡新馬師曾，掬彤總會爭取機會逗他開心，不時囑咐傅生買來新馬仔的唱片親自送上門，做足準女婿孝順準丈人的工夫。就是《一把存忠劍》、《萬惡淫為首》和《光緒皇夜祭珍妃》等不同唱片的版本，傅生便送贈過不知多少遍。閔叔原本不嗜賭，但禮賓司司長麥克格爾是位馬主，養了兩匹少年馬，從英國專誠運過來。閔叔是老闆的私人司機，專責一家大小的接送工作，閒來時便惡補一下賽馬行情，跟禮賓司司長以有限的英語交流戰績，博取對方的歡心。久而久之，沒興趣都變成略有心得了。

由於閔叔長時間坐在車廂內駕駛，難免患上職業病，鎮日腰酸背痛，經常要看跌打醫生，搽藥油、做按摩甚至刮痧等都無濟於事。有一次，傅生從泰華國貨買來兩瓶廣西玉林牌正骨水，特意送到禮賓司府邸，剛巧遇上閔叔必需前往啟德機場接載從英國述職回來的司長，順道送了傅生一程。兩人便在車廂內閒話家常的聊起來。

「牛一，我最喜歡你的細心。」閔叔一面駕車一面抽煙，「我把掬彤許配給你，也算了卻了多年心事。但牛一，別怪閔叔直言，你的為人，就是太老實，這樣很容易吃虧。做人處世，要圓滑一點，不然，在社會生存

便有困難。尤其你們是愛國學校出身的，天生吃虧。你知嗎？掬彤從小失去母愛，我要外出打工，迫於無奈，才安排她入讀漢江那間寄宿學校，不然，我會另作安排。她是女兒家，終歸要嫁人。但你是男兒漢，還要在社會打滾一段長時間，不能不認識一點《厚黑學》的生存之道，甚麼『面皮厚，心腸黑』的道理總得學一點，尤其在香港這個五花八門的大千世界。正所謂『損人不利己』的事不要幹，『損人利己』的事何妨幹，『利人利己』的事便要多幹。你說對嗎？下次我帶李宗吾的這本經典給你讀一讀。」

「好！多謝世伯。」傅生順口答一句。

「傻瓜，還叫世伯嗎？該改口，叫丈人了。」閔叔一面大笑一面將手上的煙蒂掉到車窗外。

傅生只裝作專心看窗外的風景，對這位準丈人的說法不敢苟同。甚麼愛國學校出身的學生天生吃虧，這是老生常談的觀念。他也聽過不下一百次，次次都感覺礙耳。他自己在愛國學校接受教育，讀了一點皮毛的赤化思想的書籍，但甚麼共產主義的理想觀念卻不甚了解，更遑論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深奧主張。但他明白老爹送他入讀漢江的心意，對父親單純的愛國情操肅然起敬。老爹熱愛祖國，是出於對民族的一份本能情性。那份情性，由始至終都沒有滲和雜質，而是出於同族體內的一股熱血。即使這股熱血或多或少帶著幼稚的愛國憧憬，覺得解放後的中國有了希望，該朝著這個希望邁步向前，支持祖國培育國家的下一代。在中國經歷了晚清腐敗、軍閥割據和國共內戰等動亂之後，新中國的成立，令國民終於可以當家作主，是中華民族正式步入掌握自己命運的好時代。但身處香港，愛國人士的生存之難，是因為在大不列顛的殖民統治下，港英政府一直銳意趕絕這群「少數民族」的生存空間，包括不時迫害親中團體，如報館、工會、工廠甚至學校。傅生即使不認同部份左派人士的反抗行動，也希望在有限的生存空間，左派亦能衝破障礙，以和平理智及對話的方式，向港英政府反映意見，冀能和衷共濟，彼此包容，共同朝向正確的道路前行。但奈何傅生的此等想法，幾乎在香港難於實踐。

## 五

掬彤的「大葵扇」終於有機會搨出愛火花。想不到小莊答應了相親的約會，並且一早便抵達南都戲院觀看《紫玉樓》的首映禮。

那一天，一對被撮合的男女一起看電影，當中夾著掬彤和淳好。但一場戲下來，男女雙方都一直缺乏眼神接觸，不發一語，教掬彤和淳好驚訝不已。

四人看畢電影後才不過九點半，兩位媒人卻沒有安排吃消夜的環節，便各自的匆匆分手。這是傅生從淳好的口中得悉的最新消息。

翌日淳好回到公司，第一時間便向傅生匯報細節。

「牛一哥，幸而你不在場，否則，準會捧腹大笑了！」淳好笑得嘴角都歪了，「一對男女，除了交換電話號碼之外，整晚下來，一句說話也沒溝通過，啞巴人兒一般，真不知兩人的心裡想些甚麼？我和掬彤姐覺得勢頭不妙，不再安排下回的節目了。」

「我早有預感，沒好結局。」傅生坐在總務部的主管室內，一面抽煙，一面批閱各部門的工作報告，不忘插上這一句：「別說身高差了一大截，其他條件，馬老師都沒一項符合小莊的要求。論長相，也不是妳哥哥想要的姑娘。」

「不但如此，」淳好附和道：「哥哥其實對女人的容貌要求不高，馬馬虎虎就可以。他最看重的，便是能否好好溝通。我跟掬彤昨天下午到馬柔靜的家中替她妝扮時，仔細觀察，覺得對方除了厚厚的近視眼鏡之外，化起妝容，倒也蓋走面部的不少雀斑。穿上花俏的旗袍，就是一位不錯的女孩子。正所謂『十八姑娘無醜婦』。但論談吐和內涵，馬柔靜說話時的小家子氣，根本不是哥哥想要的女人。」

「這樣看來，相親的結果別抱太大的冀望！」傅生說畢，便交還她文具部當天的工作日程，然後打發對方返回崗位去。

忙完石灣陶瓷展之後，泰華國貨又趕著贊助樣板戲《山鄉風雲》的本地演出。現時的樣板戲有「北《紅燈記》，南《山鄉風雲》」之說。泰華因為在港成立不到幾年，比年資深厚的國貨公司的名聲差了一截，必須跟

國內單位建立良好關係，才能繼續生存下去，穩守在港的競爭實力。這次參與樣板戲的服裝贊助，就是經由香港的左派電影製作公司穿針引線促成的，故這一向，傅生便頻頻跟服裝部的同事們開會商討贊助方針，配合下次的香港演出。那次演出，將是廣東省紅伶羅嵐來港粉墨登場的頭一遭，泰華的贊助更不容有失。

傅生知道香港女服工會正在籌辦「募捐寒衣送祖國」的義舉，想著有可能合作。下班之前，便打了一通電話約定掬彤上工會跟她的上司洽談合作的可能性。

女服工會在一棟唐樓的四樓，沒電梯，傅生便要徒步走上去。

許久沒有造訪工會了，平日傅生約會掬彤的時候總在外頭。吃飯、飲茶、看電影、上馬場都是港九兩邊跑。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見筆直的一道樓梯，右邊一處的破舊牆壁還張貼著去年十·一國慶的宣傳海報，黑色字體經過雨季和風化後變成暗紅一片，單薄殘缺的貼在牆上，但仍然辨得出「香港女服工會熱烈慶祝十·一國慶」的一行字。海報的正中央繪上三朵重疊的向日葵，旁邊一輪紅太陽，兩側則配上對聯，上書著：

「條條江河流大海，朵朵葵花向太陽」

下款註著「公曆 1965」的年份。

傅生想起去年十·一國慶在泰華國貨舉行的那場慶祝酒會，是他頭一次帶同掬彤一起出席，就像首次向全世界宣佈兩人的戀情，正式確認這位女子的女朋友身份，雖然他們的愛情長跑早已是半公開的秘密。

走到四樓，隔著門扉，傅生便聽見女服工會隱隱傳出的音樂聲，是張寒暉的抗日歌曲，該是《松花江上》的前奏。女聲跟著不大不小的唱起來。

門鈴按了兩次，應門的正是掬彤，對他說：「你先跟宋主席談一談，我正趕月結，等一會才過來找你。」

傅生走到會客室，見宋大姐正在翻閱當天的《X晚報》，厚片眼鏡大大的，幾乎蓋過半張臉。

「傅先生，請坐，請坐，我們聊一聊，別客氣！」宋玲招呼他，從寫字檯上的茶壺倒了一杯熱茶給他。隔著會客室的玻璃窗望見十幾位女生正在排練舞蹈，留聲機播出的樂音由剛才的抗日歌曲變成時下流行的革命歌

曲。女生們隨著李雙江的《北京頌歌》跳起舞步。當中一位在領跳，大夥兒跟著她的舞姿扭動身軀，一個個擺出樣板戲雄糾糾氣昂昂的架勢。沒誇張的化妝和戲服，一張張「女中豪傑」的表情綻放出來。即便全是青春少女，卻予人滑稽之感。

「她們全是理事們派來的女生。」宋玲解釋道：「有幾位還是社僑中學的應屆畢業生，全都北上，在捐贈寒衣義舉上表演愛國的文藝節目，算是香港同胞向祖國人民送上祝福的意思。今早工會才開會，決定下星期前赴首都的具體行程。」

「妳們辛苦了！」傅生客氣的說了一句，但心裡最想知道的是，掬彤可在北上的名單之上，只聽宋玲主動說。

「江姑娘是工會秘書，責任重大，自然不能缺了她。」

「會去多久呢？」傅生問。

「還未清楚，要看北京的接待單位如何安排。主要視乎給工會的物資供應會否充足。要是多留幾天，也不超過兩星期。」這位老女人喝了一口茶，又遞了一根香煙給傅生。

「宋大姐，妳不抽？」傅生點上香煙，卻未見對方有抽煙的意思。

「上班時間我不抽，請慢用。」宋玲擺擺手，然後道：「香煙是準備招呼我們的理事和永遠會員的。雖說我們是女服工會，但會員中不乏男性，做男士服裝的老闆也不少。對了，傅先生，我聽江姑娘說過，泰華國貨正在贊助《山鄉風雲》的演出服裝，能為祖國作出貢獻最好不過。中港合作，眾志成城，國家才會富強。這也是愛國的中國人和共產主義者造福人民的偉大事功。你在愛國公司辦公，一定深明箇中道理。」

傅生每年在勞動節或者新春酒會等場合曾經多次遇見宋玲，只知道她和掬彤不甚咬弦，是個不婚的老處女，誰知還是個能言善辯的女人。

外邊的樂音和歌舞聲響得較前更洪亮，剛才播完《我們偉大的祖國啊！》，跟著就是《南泥灣》。宋大姐知道歌聲太吵耳，礙了跟客人交談，連忙走出房間制止女生們的彩排。傅生從房間的玻璃窗望見女生們分批離開，當中一位長相份外標致的，禁不住多看幾眼，立時想起掬彤說過，工會裡有一位女生是宋玲的姨甥女，名叫韋珊珊，是最漂亮的同事了。據

悉，這位同事原本是千金小姐，早前戀上有婦之夫，遭雙親極力反對，因而寄住到姨母的家中，日間便上工會幫手打理會務，其實是遊戲人間。此時韋珊珊也從窗外望了傅生一眼，又不忘笑了一笑，然後和其他女生一起離開。

未幾，傅生便見宋玲返回坐席。對方喝了一口茶，續道：「傅先生，不知道我們可有合作的機會？北上送寒衣是國家解放之後，女服工會首次回國所作的義舉，理事們都很緊張，生怕有意外發生，丟了香港愛國團體的面子。我們每位理事都出錢出力，盼為國家做點事。碰巧遇上祖國推行大躍進，成效如何，仍未可知。加上這幾年，各省各縣各鄉的農作物又告失收，不是天旱，就是水災，內地同胞的日子真不好過。日常的糧票、肉票和布票亦告緊張，百姓饑饉的問題日趨嚴峻。即使首都等大城市比較豐裕，也沒厚實保暖的衣服可以禦寒。我們眼見立冬一過，就是北地的大雪天，因而搶著在下星期北上送寒衣，希望能解京城的燃眉之急。傅先生，趁你到訪，我想知道，你們國貨公司可有甚麼支持方案，可以配合女服工會的今次義舉？」

一席話，傅生只有頻頻點頭默默抽煙，支支吾吾的應對對方的份兒。沒想到宋玲反客為主，竟要求泰華給予幫忙，最後傅生惟有答：

「宋大姐，合作不合作，不是我個人三言兩語可以決定，更不是我一人可以作主。雖說公司的服裝部和匹頭部一直積存一批冬季的過時次貨，日常清理的方法是捐到孤兒院或者老人院甚至殘障中心。但一些半政府的慈善團體，尤其有港英政府把關的團體，因為我們的中資背景，往往婉拒我們的好意。但現時國家有難，作為香港的愛國同胞，理應盡一分力，協助內地同胞解決問題，度過寒冬。既然如此，宋大姐，妳就待我回去向高層反映，看看事情如何安排，明天回電給妳，妳就等候我的消息。」說畢，心裡便在盤算，相信上頭批准的機會甚高，明早便派人趕到貨倉，數一數過時的次貨存量。必要時，便拿日常的布料和匹頭湊湊數。

這一晚，掬彤的月結工夫趕至七點才告完結，傅生見她實在疲累，建議兩人先到尖沙咀的九記吃飯，然後早點送她回家休息。

席間，兩人提到下星期北上送寒衣的差事，掬彤就大發脾氣，破口便罵：

「你說生氣不生氣？今早才開會，便要決定行程和團員的名單，一點考慮和回絕的機會都沒有。」掬彤鼓起兩邊玉腮，微胖的臉蛋泛起紅暈，還道：「我即時向宋羚申請病假也不獲批，劈頭就來一句『不去，休想回來了』，一點人事味也不顧念。試問，北京城的十一月，我這單薄身軀，棉衣棉褲棉襪棉手套怕也不夠！難不成要客死首都？」

「這次是救助國內同胞的機會，妳就看在助人為快樂之本，福有攸歸的念頭去一趟，心裡會好過一點。」傅生一面勸說，一面替她挾菜，還叫夥計再來兩碗紅豆沙，打算為未婚妻消消氣。

「說實話，我是千萬個不情願的！」掬彤半哭著臉用手絹醒了一醒鼻尖，然後道：「在香港，要我做牛做馬也心甘，但返大陸，誰吃這一套，前世沒有辛苦過？」

「掬彤，我有一位舊同學長居北京，是高幹子弟。父親是位外交官，妳到埠後，可以找他幫幫忙，明天我拍一通電報給練浩，聽聽他的意見。好了，別多想，過兩天，我們一起訂婚戒，待妳從北京回來便結婚。」

傅生看著未婚妻默默吃著紅豆沙，兩行珠淚掛了下來，知道她受了委屈，惟有道：「傻妹，今天辛苦了！早點回家休息吧！」一面說，一面輕撫著她的秀髮。

傅生一向知道，掬彤縱然心腸好，喜歡幫助人，但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小女人。每遇挫折，都需要他來呵護，加上她是閨叔的掌上明珠，一切事情都依從她，難免養成倔強好勝的脾氣。即使唸寄宿學校培養出獨立的個性，但有時候，仍須依靠人，需要傅生的慰解。

其實兩人都心裡有數，今次赴京，主要是跟對口單位合辦派發寒衣的活動，根本就是一樁苦差，加上國內正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鬧得如火如荼之際，北上送暖，日子怎好過？何況這是掬彤頭一遭離開土生土長的地方，一切要立時適應，難怪未婚妻有這樣的埋怨。

他想起老爹回鄉定居時，正是五十年代的末期，國內的柴米油鹽都非常短缺，生活條件差劣。那時候傅生畢業已久，投身社會一段時間，便曾在一間貿易公司當小文員，每月薪水不到五十元，但十天八天便要替老爹往郵政局寄出包裹，不是胃片頭痛丸，就是風濕止痛散，都是老爹日常傍

身的藥品。其實他知道老爹不缺錢，就是番禺這些鄉下地方缺乏物資供應而已。

基於愛惜未婚妻，翌日傅生上班時便抽空前往大東電報局拍了一通電報往北京，期望他的舊同學練浩可以照顧掬彤。雖然他知道，實際作用不會多。

這位叫練浩的舊同學，是一位外交官的獨生子，現在在清華大學修讀電機工程的博士課程。十五年前曾經來港，讀過漢江的一個短期課程，跟身為學長的傅生談得投緣。算一算，對方的年紀也三十開外了。

練浩得知傅生的未婚妻赴京義助送寒衣，在回覆上強調會加倍照拂，一切包在他身上。信上還道：

「真替牛一哥高興，可以娶得一位愛國學校出身的好姑娘。請告訴我她的行程，讓我向大學告假，配合今次江同志的來京。但現在首都的政治氛圍相當複雜，時局不穩，隨時會發生劇變。你們外來人，許多事情都不好辦。但請叫江同志放心，有我這位識途老馬在她身邊，包管她行動自如，旅途順暢。還有，牛一哥，你該記得，我父親是位外交官，日常的小道消息總不欠缺。近日他便告訴過我，澳門那邊可能快要出亂子，尤其離島（氹仔嗎？）的形勢更不妙。港澳一水之隔，唇齒相依。你們在港的，便要份外小心了。總之，有要緊的消息，我會第一時間通知你的。」

收到練浩的來信兩星期後，香港的報紙真的刊登了澳門的「一二·三事件」。各大小報章無不大篇幅地報導了當地的這場暴亂。連香港的無線電台也紛紛派員過江直擊，跟進這一場特大的警民衝突。是次暴亂，就是當地左派組織和澳葡政府開埠以來最激烈的一次政治交鋒。

## 六

傅生坐在辦公室，看著牆上的桂林風光的月曆牌，數一數，剛好兩周過去了，是掬彤返港的日子。想不到國內爆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久，自己的未婚妻便要北上，在烈焰滔天的神州大地，要親眼目睹親耳聽聞中國百姓和紅衛兵的吶喊和咆哮之聲。

傅生一面翻看晚報上有關澳門「一二·三事件」的最新消息，一面等候掬彤父親的來電，是要得知火車抵達尖沙咀總站的時間。接到消息，他會第一時間搭的士直奔到火車總站。

閔叔六點半便致電過來，說女服工會的一眾團友八點半便會抵港。傅生想著手上的工夫做得差不多，便預早截的士由佐敦道前往尖沙咀。

年近歲晚，尖沙咀海傍一帶的途人特多，加上下班時段的人潮未散，巴士總站幾條候車的人龍還是長長的，連趕搭的士的乘客也急步上車。今個冬季，是五年來最冷的一個，傅生走著走著，不期然有點兒急景殘年的感覺。

經過星光行，見一個寫揮春的小攤檔正在做生意，旁邊一盞小油燈暗暗照著，幾位途人駐足觀看。寫揮春的老漢就像練字一般，緊緊的執著一管狼毫筆，釣起筆桿，小心翼翼地蘸滿金色墨汁，在紅條紙上一筆筆的細心書寫。

有幾幅完工的揮春在臨街的牆壁上迎風飄動，微微的盪來盪去。時近七點，街燈剛巧照著揮春，金黃的題字變成暗啡。除了傳統的賀年吉慶的題字外，有兩幅應時的寫著「七億人民愛神州，全國山河一片紅」和「革命節節勝利，八大召開成功」，全是楷書的字體。

傅生心想，寫揮春的老漢真有生意眼。不然，就是「老左派」。

今晚他特為未婚妻接風，一早在星光行二樓的樓外樓訂了位子，想著慰勞京城歸來的掬彤，順便逗逗準丈人的歡心。對！傅生突然想起來，很久沒有見過鄭匡了，便往公眾電話亭打了一通電話到片場。對方接聽後，一口便答允在約定的時間見面。

八點鐘，傅生趕到火車總站的入境位置早早守候，見掬彤的父親比他

早到，一見他，便塞了一本書給他。傅生拿在手上一看，原來是李宗吾的《厚黑學》，連忙謝過。但心想，不知可有時間翻看了？

入境大堂的閘口一打開，搶先走出來的果然是女服工會那批文藝表演的女生們，當中少不了韋珊珊的嬌麗身影，一個個身穿毛大衣急步的走了出來。到場迎接的親友們便一窩蜂的擁上前去，跟她們攬作一團，嘖嘖喳喳的喧叫不絕，高興得像開派對。

傅生一眼望見宋大姐走了出來，跟在她身後的還有幾位中年男女。大都是女服工會的理事們，一些還穿上毛澤東式的中山裝。宋玲一見他，連忙對他說：

「啊，傅先生來了。江姑娘的行李頗多，正在認領中，所以落在我們的身後。我叫工會的後生協助她，你要等一會，我們回頭見。」說畢，便跟大隊一起離開。

想不到掬彤出現的時候直教傅生和閔叔嚇了一驚。兩人見她全身一件蘋果綠色的解放軍大棉衣披得嚴嚴的，長長的拖到腳踝。頭上一頂鹿毛大雪帽，兩邊帽耳朵低低蓋下，恰恰蓋住兩隻耳朵，將一張微胖帶方的臉蛋掩了一大截。要不是掬彤走過來叫了他們一聲，傅生和閔叔也認不出這位女子。

「乖女，妳搞甚麼？從西伯利亞回來嗎？」閔叔一面笑彎了腰，一面拍打女兒身上的厚棉衣，拍出絲絲的雪花。

傅生也失笑，道：「這幾天，香港的氣溫也幾度，但一定比不上北京的冷，但江同志，還不至於這麼誇張嗎？」說畢，便替掬彤扛起行囊和身邊的兩件大行李。

「你們有所不知？那邊是零下七、八度，連著風速，就是零下十幾度。雪下了三天，室內暖氣不足，把我凍成殭屍似的，現在抵埠後還覺得一身寒意。」掬彤一面說，一面從口腔冒出陣陣雪白輕柔的寒氣，續道：「幸而中宣部的同志見狀，連忙替我找來這件解放軍的大棉衣。那幾天，不是穿上它，怕也『客死首都』了。」

「別再說，回來便好！」江父一面拖著愛女的手心往火車站的出口走，一面說：「今次辛苦了我的心肝寶貝，牛一在樓外樓訂了位子吃晚飯，

鄭匡也過來，我們好好替你接風。」

掬彤吩咐女服工會的後生將雜物放到早已備好的的士車尾廂，都是些募捐寒衣的剩餘物資，囑他隨即送返工會，明天她放一天假，後天待她上班後才好好打點。

想不到鄭匡一早便抵達樓外樓，且在臨窗的位置坐了下來。橢圓形的座位可以隔著玻璃窗遠眺對岸的維港夜色，景觀奇佳。

「位置真好！」掬彤一看便大讚起來，高挑的身材一箭步的霸佔了臨窗的最佳位置，探頭到玻璃窗前細意欣賞，道：「坐在這兒，還是覺得東方之珠最迷人，回家真好！」

「我敬愛的江同志，」鄭匡笑著道：「今次訪京送寒衣意義深重，一定功德圓滿了，還不快告訴我們有何收穫？」一貫的笑口常開。又不忘替各人斟上熱茶。

「讓我喘口氣，等一下，準會一一給你匯報。」掬彤將解放軍的大棉衣擱到身邊的空椅子上，鹿毛雪帽則搭在上面，續道：「鄭同志，待本姑娘吃過香港的好茶好菜後，你便洗耳恭聽耶！」

傅生聽她的口吻，多少猜到今次的北京之行不至太糟糕，隨即問：「有否見過我的舊同學練浩？」

「我們通過一次電話。」掬彤答：「電話裡我叫他不用過來，郵電大學的宿舍甚麼都不缺，就是近西郊，交通不便捷。天氣冷，下了三天大雪，行程有點兒阻滯。」

「等一會再說，先來幾杯暖暖胃，然後點菜。」閔叔不用駕駛時便好杯中物，傅生連忙依從他的意思叫生啤。

「生啤不算數，法國干邑才夠勁！」鄭匡搶著說：「世伯，今晚是你的掌上明珠為港爭光凱旋而歸的日子，我們要盡興，不醉無歸了！」

「好，還是鄭老弟知我心意。我叫掬彤給你做大媒，討個好生養的姑娘替你傳宗接代，你就可以為八鄉原居民光宗耀祖，分到的燒豬便給我一份。」

「男士喝酒，我要喝綠寶橙汁。」掬彤獨愛汽水，傅生便一面看餐牌一面揚手叫部長，隨意點了兩道送酒的小食。

一頓飯下來直吃到將近十一點，四人才分頭回家。

傅生在星光行的門前召來一輛的士，和掬彤一起上車，先行送她回去休息。在車廂內便對她說：「明天妳不用上班，我向公司告半天假過來陪妳好不好？」掬彤當然開心不已，卻不言語，只頷首而笑。

誰料人算不如天算。翌日上班，傅生剛坐下來，案頭上的電話鈴聲便大作起來。是堂弟傅永，說老爹凌晨兩點經已身故。傅生接到噩耗的同時亦感奇怪，疑心對方的這通長途電話從何而來。番禺一向落伍，對外通訊困難，故這通電話，不是從醫院打來就是借用村公所的嗎？但此刻，已經不好問，要問的是老爹的死因，只聽堂弟答：

「是心臟衰竭。」傅永在話筒裡說：「其實，兩天前已經昏迷。院方希望家屬早點辦理後事，停屍間經已出現人患，皆因去年鄉下的農作物失收，漁獲又告大減，許多獨居老人的糧食不足，餓死的不計其數，連營養不良而死的孩子數目也多，加上春節將至，大陸的長假期總有半個月，院方希望趕緊清理停屍間的屍體，是取其早早準備過節的意思。牛一哥，可以的話，你趕快回來。」

聽畢，傅生第一個顧慮是公司贊助《山鄉風雲》的工作，手上還有一大堆問題尚待解決。明天的會議是決定贊助服裝的具體細節，難道要像上次石灣陶瓷展一樣，在番禺遙遠控制手下的籌備工作？今次又沒有鄭匡從旁協助，問題肯定會更多。

他立即搖電話到珠江客輪訂了後天下午一點的船票。今天下午放棄原訂的半天假期，臨時跟服裝部和匹頭部的同事們開了個緊急會議，交代他們需要跟進的事項。喪假立即申請，希望趕得及一周內辦妥老爹的後事，速速回港作最後衝刺。

老爹是土葬，生前早已安排妥當。是祖屋半里以外的祖宗山墳，就是太公傳承下來的大片墓地。大多數傅家村的先人都在那兒入土為安，包括老爹的父母和他的弟弟均長埋此地。

傅生的盤算算得周到，理應可以趕得及下個月《山鄉風雲》在港公演的時間。

「掬彤，我知妳一片孝心，但還是待我一人回鄉奔喪好了！」未婚妻原本想以兒媳婦的身份出席老爹的喪禮，卻被傅生勸止，「妳跟我回去，

也不知二孀和堂弟怎麼個想法？鄉下地方，人多口雜，不知傳出個怎麼的口實？」傅生一面抽煙減壓，一面在話筒裡向她解釋：「何況我根本沒告訴過他們有了結婚的對象，加上妳剛回來，還是好好休息，別節外生枝，一周後我便回來，我們就結婚。訂了親事，才公告天下，包括我家鄉的一眾親友，這才名正言順的。」

「虧你想得美！」隔著話筒，便聽見未婚妻在那邊哼了一聲，「你正孝服在身，按老規矩，三年內，休想結婚了。」

聽鞠彤如此一說，傅生才想起有這樣的傳統慣例，不禁眉頭皺了一皺。

坐在開往番禺的輪渡上，傅生想起上次回鄉的種種情景，尤其起居飲食，總有諸多不便。即使是自己的祖屋，除了前往醫院探望老爹之外，一個人，鎮日孤零零的待在一間逾千呎的古宅內，時間一分一秒的辛苦地過。每日三餐，都往隔壁跟二孀和堂弟用膳，也是相對無言的時候多。一個長居香港的都市人，哪會習慣鄉下的清苦，今次回去奔喪叫沒法子，故少留一天便是一天。最理想是趕快辦妥老爹的後事速速回港。不，對了，傅生一下子想起，彷彿聽同事說過，廣州的大光明戲院正在上演《山鄉風雲》，不知是否羅嵐演出的那一齣？湊巧的話，何不轉往省城先睹為快？相信對公司贊助服裝的工作有利，亦可順便到羊城逛一逛。

「許大娘今次真的幫了你一個大忙！牛一，你老爹的白事，仵工、挑夫、道士和道姑都是她做跑腿召回來的，費用也不貴。」傅生甫進二孀的家門，對方便第一時間稟報喪事的安排細節，「還有，你要好好打賞她。她已答允，每月的初一、十五，都會上墳前打掃一趟，你在香港，便可以省了一重心事。」

「好極了！二孀，妳說該打賞多少？」傅生笑著問，在旁的傅永給他端來一杯熱茶。沒見堂弟不到半年，看起來消瘦許多。

「牛一哥，人家不是一定要幫忙。到底是外人，不姓傅。」傅永喝著自己的那一杯，煞有介事的坐到一張半新不舊的太師椅上，插嘴道：「我們每月給她五元人民幣，就是圖她能跑能幹活。」

「你二孀年紀已經一大把，還能幹甚麼？一日三餐，就依靠了她。」二孀補充說，語調有點兒拔高：「現在大伯走了，你那邊的祖屋鎮日的衛

生打掃誰來幹？你不在鄉下，當然不知道鄉下人的難處！」

傅生聽得出話裡有話，覺得也該每月分擔部份家鄉的使費，因道：「那麼，我跟你們一樣，每月給她五元人民幣。」說畢，便喝了熱茶，然後掏出一包從香港帶來的花旗國香煙來抽。又遞了一根給傅永。

「不，我抽國產的。」見堂弟從寶藍色外套的上衣口袋掏出一包紅雙喜，就替他擦上洋火，跟著問：「我們趕在春節前辦理後事，鄉親老父有怎麼個想法？會否覺得不吉利？」

「這叫沒法子！」二孀歎了一聲，打開傅生從香港帶來的手信，是蓮香茶居的光酥餅和炒米餅。因為趕時間，是傅生回鄉前託泰華的後生從元朗替他買回來的。

「牛一，雖說現在改朝換代，人民政府當家作主了逾十年，但鄉下還是鄉下，老規矩總要守。」二孀試著吃了一口光酥餅，表情好像頗滿意，續道：「我的意思是，白事一切按照傳統的做法，晚上我再仔細向你交代一下。就是有一樁，需要你自己作主。道士先生就曾提醒我，大伯的壽衣壽木要大紅的，配合他屬火的來處，這樣便可以五行相宜，福蔭家宅。這一些，我們都替你作主。至於陪葬品，我便拿不出主意，一切由孝子賢孫決定。你趕著飯後回去，看看有甚麼紀念品可以適用，明天帶過來。」

返回自己的祖屋，傅生便從五桶櫃的第二個抽屜取出紅包套，封了三十八元的人民幣，想著明天交給二孀。畢竟，快過年，鄉下人要辦的事情多得很。

窗外庭園的北風呼啦呼啦的吹著，吹起了幾株槐樹的大堆落葉，婆婆娑娑的在地面旋了幾旋，跟著由近處飄到遠處。縱然窗戶的隙縫經已塞滿布屑，寒風還是悄悄的從外邊鑽了進來，冷得他打了哆嗦。南方少用火爐，寒夜的滋味可不好受。

看著老爹的日常家居，破舊的臥室和傢俬都很簡陋。外邊的大廳和左右兩側的耳房均不甚寬敞，天花簷篷橫樑和主力牆都一覽無遺。上次老爹住院時，還未感到祖屋的孤清，今次回來便覺迥異。畢竟，那時候老爹在世，人一走，甚麼都變了，所有眼前的事物都變成灰撲撲。

傅生猜想老爹的私人物件不是藏在床下底就是床邊的五桶櫃。床邊一

張三腳几，像古鼎似的立著，上面放了一盞牡丹鴛鴦和仕女圖的三角形走馬燈，按動開關，便旋出一室的流動波光。一隻企身的相架，裡面放著他們一家三口早年的生活照。傅生自己沒有收藏，看著舊照便有點兒眼生。他猜想是自己尚未小學畢業時的照片，是在土瓜灣唐樓居住的年代。那時候他的母親經已患肺癆，病了又好好了又咳。他父母都是矮個子，不像他有五呎九吋的身高。可能是隔代遺傳的。

老爹經常對他說：「牛一，你像你老母！」指的是長相。傅生拿起舊照想認清一下，橫豎都不覺得。他長年寄宿在校，幾乎把母親忘記了一大半，起碼淡化了，印象變得很模糊。現在每年都想不起到柴灣歌連臣角的墳前給她上炷香。

他跟老爹相依為命慣了，即使唸書時長年累月的在漢江寄宿，畢業後更培養出獨來獨去的個性，但情感上，還是親近老爹許多。

從床下底的幾隻蓮香月餅鐵盒內找到老爹的遺物，一本破皮的《共產黨宣言》、一本《唯物辯證論》、兩本不同版本的《毛語錄》，還有幾本殘缺的梁羽生的武俠小說，都是不完整的小冊本。另有一張老爹在銀號打工時的工作證、一張香港結婚證和一枚停擺多時的樂都錶，遺物似乎就是這一些。

傅生一看這枚樂都錶，跟他現在腕上的是同一款式。這是他初中畢業時老爹特意買給他的貴重物品，兩父子各有一枚。他立時告訴自己，就拿自己的這一枚跟老爹的一起陪葬囉！

## 七

國家解放之後的春節假期沒十天總有八天。傅生抵達廣州時正好是年廿九的晚上，廣州火車站趕著回鄉度歲的人潮剛靜下來，火車站顯得冷清，時而見一家幾口拖男帶女的提著大包小包的布袋行囊東跑西竄的趕過關。

除夕夜的黃昏，不到五點，太陽曬得月台和出口處黃澄澄的。大堂那邊，有幾對穿著羊皮大衣的年青男女閒閒地步出玻璃門，幾位紅衛兵模樣

的小伙子聯朋結隊的向外邊小客車的站頭走過去。陽光曬著一條馬路，一點也沒有寒冬過節的感覺。

傅生慶幸自己辦妥老爹的喪事還有三天時間可以待在省城，順道看一場《山鄉風雲》。時間容許的話，就可以閒遊這個久未踏足的羊城。

看看自己隨身的行囊，就是兩隻皮革手提包，不重不輕，無須急於往賓館，可以先行找個食店醫醫肚皮，然後前往入住的廣州賓館，打一通電話給掬彤報平安。今晚畢竟是團年夜，他最渴望的是跟掬彤一起度過。即使不可以，在話筒裡跟未婚妻閒聊幾句也覺心甜。

大時大節，即使文革當前，省城依然按照南方的傳統一律停市停工停課。只有兩間電影院的門前有長長的人龍輪候入場。一間上映《南征北戰》，另一間則是《雞毛信》。街上偶然還聽見遠處傳來的幾陣鞭炮聲。幾棟西關式的唐樓露台養著小盆桃花和桔子，氣氛有點兒回到民初。樓下一列店舖全都上鎖，大門打開的是住宅。幾個孩子隔著對面街頭對唱小曲，似是樣板戲的腔調，唱的都是廣東話。傅生走過兩條街道，硬是找不到一間開門的食店。從前「食在廣州」的那句老話，在新中國的長假期都要改寫。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處可以吃小食的。是一間北方餃子店，裡面擠滿客人，傅生等了相當時間才能坐下來，簡簡單單點了一碗羊肉餃子加青菜苗。夥計說先要付費，傅生便從厚棉襖的內袋掏出兩張糧票。

「同志，不收糧票，」夥計說：「我們只收現鈔。人民幣有沒有？」然後不耐煩的白了他一眼，轉到另一檯招呼客人。

廣東人真會做買賣，現鈔換港幣，然後賺取外匯的差價。

傅生一面吃羊肉餃子和青菜苗，一面在清湯上放上芫茜蔥花和醬油，還是覺得淡而無味。難道省城的北方料理就是這樣子？比香港的味道還差一截。他記得掬彤上次在話筒裡大談北京的「食經」，豐富之餘還很滋味。

「我們住在郵電大學的學生宿舍，大部份學生不是上山下鄉就是四出串連，校園寧靜，居住條件很不錯。每日四餐，除了消夜之外，都是有魚有肉，並非甚麼肥豬肉煲白菜之類的『憶苦餐』。中宣部同志在歡迎會上還熱情地對我們說：『你們從香港特意上京送寒衣，就是愛國同胞的一等

模範，祖國當然要以外賓級的規格接待你們，熱烈歡迎你們回來走一走。」牛一，你可知嗎？今次我們在北京，每日的食材都是從華南專程運過來，哪會不鮮活？就是首天晚上，對口單位便在北京飯店的大廳設宴款待，蒸青口、紅燒魚翅、香煎蟹鉗都有。最後連紅豆沙也端上來，直像香港吃喜宴一般。最後一天歡送宴，又在大學的飯堂請來當地一流的廣東師傅到會，照辦煮碗來一趟豐盛的粵菜。至於募捐寒衣活動，不過在校園擺了三日露天攤子，請來公安和解放軍維持秩序，向鄰近三千名居民和外省百姓派發物資，活動就此告終，餘下時間就是外遊，天安門、頤和園、故宮、天壇、長城、北海公園、明十三陵的到處玩，只差承德山莊趕不及時間走一圈。兩周行程，一眨眼便過去。」

掬彤今次北京回港，難怪心情那麼輕鬆。除了畏寒，一點倦態都不見，樣子喜孜孜，就像從海外旅行歸來一般。

傅生知道現在全國學校差不多都在停課，工農子弟更會北上，尤其大學生，一個個趕著串連搞運動，哪有心情上學唸書？郵電大學的宿舍便有足夠空間招呼這一團不到三十人的外來賓客，負責他們的起居飲食。加上由統戰意味十足的中宣部引薦，自然款待有加。但為何跟宋羚上次向他講述的情況差了一大截？假如女服工會以香港愛國同胞北上為名，即使行善，也該以半個國民的身份看待，而非外賓的規格款待。傅生左思右想都想不通。難道這就是所謂新中國無產階級的另類階級劃分嗎？

在廣州的翌日，傅生到大光明戲院看了一場《山鄉風雲》。是春節的特別場，可以買到前排最佳位置。門票一到手，傅生才發現是天津京劇團的演出，將這齣一九四七年南方人民游擊隊對抗桃花堡的故事移植到北方，變成「南腔北唱」。傅生直覺不會太吸引，但無奈經已購票，惟有入場觀看，反正是為了參考之用，方便贊助樣板戲的服裝。

大批觀眾在入口處等候進場。大年初一，大人們穿的不再是清一色或白或藍或灰或褐的外衣。許多年青女同志都換上艷麗的棉襖。不知是否因為天寒地凍的關係，一張張嬌嫩的廣東姑娘的臉頰紅得像北地胭脂，不是在嗑紅瓜子就是在咬竹蔗，喜氣洋洋的逗著身邊的孩子們說笑。

傅生見一對年青男女操著普通話指著彩牌廣告在說話，兩人的大棉襖

貼得親近，像對小戀人，一面看廣告一面指手劃腳的。傅生不期然向彩牌廣告望過去，在演出者的一欄赫然發覺「沙芬」兩字，扮演的是「春花」一角，心想，會否就是堂弟婦？抑或是同名同姓的女演員？只想起沙芬和傅永離婚之後，隨即離開了番禺。聞說重返北京了。

開場之前例牌高唱《東方紅》。今晚差不多全院滿座，全場觀眾站立起來。戲院大，樓底高，廣播的配樂和歌聲一下子從下而上的播放出來，然後又從天花板高處來回盪漾到戲院的四面八方。播畢，又唱國歌，觀眾們保持肅立，只聽得《義勇軍進行曲》在唱：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

歌聲的尾部依然在四周環迴盪漾，籠罩著戲院每一角落。觀眾依然站立，沒有坐下來的意思。

傅生對此情此景並不陌生。他是香港左派愛國學校出身的，算是半張紅旗之下教化出來的孩子，對新中國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政府多了一份深厚的感情。每次聽到《東方紅》或者《國歌》，都會激起由衷的激越情緒。

樣板戲快要開鑼了，一大幅綉上「朵朵葵花向太陽」的大紅帷幕快要升起。舞台兩側懸起的標語分別寫上「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這樣的氣氛與佈局，較香港一般的電影院自是不同。

翻開場刊，傅生才確認今晚扮演春花一角的正是他的堂弟婦。上面註明沙芬的籍貫和演出履歷等資料，心想：「要不要跟她打招呼？是在中場小休抑或散場之後到後台找她？」

這場天津京劇團的樣板戲落幕之時，博得了全院廣州觀眾三度鼓掌。全體演員三度謝幕，演出稱得上異常成功。

散場之後，傅生按捺不住自己的衝動走上後台。可能因為後台的同志們看見他一身仔襟中式大衣的模樣，十足一名香港客，沒阻礙他入內。傅生也一找便找到沙芬，對方正在替她的演出對手卸妝，還未發現他的出現。

「沙芬，妳好嗎？還記得我嗎？我是傅生，傅永的堂兄，從香港來的傅生。」傅生的普通話一向標準，全賴訓練有素。從前受教的學校和現在

上班的環境都派上用場。

「傅同志？不，牛一哥！哪會忘記？你好，你好，怎麼會在這兒遇上你？太巧了！好極了！」沙芬用半鹹不淡的廣東話說：「九年沒見面，可以在南方遇見牛一哥，想也想不到！」

「我看完妳的精彩演出後，便想過來跟妳打招呼，不打擾了，妳忙妳的好了！」傅生客氣地回答，正思量應否離開。

「不，不忙，我一面卸妝一面跟你聊，請到這兒坐一會。」沙芬讓傅生坐到隔鄰化妝台前的椅子上。又叫身旁的小演員自行用冷霜潔面，自己則對著鏡子清洗臉上的舞台化妝，不忘問傅生：

「甚麼時候到廣州？何時回香港？」

「後天黃昏回去。對不起，這兒可以抽煙嗎？」見沙芬點了點頭，潔淨化妝後的瓜子臉黑中透亮，似乎比九年前清減一點，跟著告訴她：「今次回鄉，是要處理家父的後事。」一面說，一面點煙，徐徐吹了一口上半空。

「啊！是嗎？」沙芬有點兒驚愕，「大伯爺走了？太遺憾了。牛一哥，你要節哀順變啊！」然後順手將一隻用過的煙灰盅移到傅生的手邊，裡面佈滿黑碎的煙屑。

「你們演出的檔期有多久？何時返天津？」

「還有十數天，全是春節演出。牛一哥，這兒不是談話的地方，明早可有空？」沙芬差不多潔淨了面上的化妝，眼睛從鏡子移到傅生的身上，望住傅生道：「劇團住在愛群大廈，明早你過來，我們可以有半天時間慢慢聊。」

「好的，我住廣州賓館，距離愛群不遠，明早我們一起吃早點。」兩人一言為定，傅生便步下後台，打算返回賓館去。

次日清晨，傅生步出賓館之前，差點兒忘記攜帶那部富士牌照相機。日前他在祖屋照了幾張家居相，又讓許大娘替他和二孀兩母子合照了幾張作留念。他知道，這一走，也不知何年何月才回鄉。

今晨約了沙芬，照相機不忘隨身帶備，可以順道拍攝羊城市貌，比照從前旅遊的印象。

該搭一程公車。從賓館到愛群不過三、四個站頭。他曾問過接待處的

服務員同志，鄰近賓館站頭的公車位置。對方說就在沿街一角，傅生信步走過去，未幾，便找到站頭所在。

和廣州市民擠在公車內的滋味可不好受。縱然是大年初二清晨，經已站滿了一群不守規矩慣性插隊的同志們在守候公車。傅生好不容易才登上車，在髒亂嘈的車廂內又顛簸的站不穩腳，幾度滑腳向前衝，好不尷尬。但更可恨的是，一身仔襟中式大衣的港客形象，不時被四方八面的眼睛上下打量，就像動物園的一頭怪獸，能不靦腆？

那時候車廂的廣播器播出早晨的宣傳講話：

「同志們、鄉親們，您們好。我們偉大的祖國慶祝成立後的第十八個春節，祝同志們、鄉親們新春愉快，萬事勝意。祖國富強，百姓安康……」

那女廣播員尖而高的聲線還未說畢，錄音講話便被打斷，隨即播出革命歌曲。歌聲響耳欲聾，幾乎蓋過公車的馬達聲。

未幾，傅生見愛群大廈已經在望，隨即從車廂的前頭走到中間落車位置。大概因為他的港客形象惹人注目，兩名操客家鄉音的老夫婦竟尾隨著他，嘖嘖喳喳的說了一輪話，還做出合掌唸佛的手勢，傅生好生奇怪，一時間，也不知發生甚麼事，只聽旁邊的一名男乘客對他說：

「同志，佢哋叫你拜菩薩、拜佛爺、拜觀音大士、拜天后娘娘。信嘅話，佛爺、觀音、天后就會保佑你！」

另一名穿著中山裝的同志跟著問：「你係港客？香港過嚟嘍？我去過香港，大城市，好熱鬧。不過，大陸就嚟解放香港喇。」

傅生沒答腔，對兩人只報以一笑，匆匆落車，心想：「國家不是早已實行『破四舊』嗎？為何廣州這個大城市竟會出現這號的百姓？」

走進愛群的大門，原來沙芬早已在大堂等候他。對方跟昨天的模樣有點兒不同，站著的身軀彷彿更高，看起來足有五呎七吋，比傅生稍稍矮一點。傅生記得九年前在婚宴上見過她的印象似乎沒這麼高。除了膚色黑一點，沒上妝的容貌比上妝的還要清麗，頭髮紮成兩股小辮子。一條連衣裙蓋到雙膝之下，外罩一件湖水藍的背心棉襖，露出修長的小腿。下面一雙綉花棉鞋，薄薄的穿在腳上，更顯得高挑端麗。但傅生疑心，對方的一雙棉鞋在室內走動還可以，但要踏足戶外，憑省城的寒冬，難免教人感覺難

受，不禁問對方：

「夠暖嗎？」

「廣州算不上甚麼。天津比這兒冷得多。牛一哥，我吃過早飯，是劇團的團友硬要我吃。假如你想吃，我們外出走走，邊走邊找，找個可以歇腳的食店，早點吃午飯好嗎？」傅生見她說話時霧氣從嘴角幽幽冒出，淡黑肌膚透著微亮，形容更加秀麗了。

「相機很美。」沙芬盯了一會兒傅生胸前掛著的富士相機，道：「外國貨？日本進口的？牛一哥，你看，我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又回來了。」

「不，我才是從冒險家的樂園回國的香港人！」傅生自嘲道，隨即將胸前的相機讓沙芬看，一面說：「日本牌子，很輕巧，快門也準，自動對焦。香港現時挺流行。入境的時候我報了關，關員同志看完後，拿在手上再三研究，我心跳得很，不知發生甚麼事。又疑心會否被充公。」

「現在劇團中的一位攝影同志也有一部。是公產，只在宣傳活動上才照相，拷貝也要到指定的沖曬單位處理，照片就是國家產業。」沙芬細心看畢，便將相機交還傅生，兩人便步出愛群。

昨日重遇這位前度堂弟婦時，傅生很有衝動追問對方和傅永分開的原因。但一想到這是他們兩夫妻的隱私，要問的話便卡住了。左思右想，只想到當中的一個原因，可能是二孀和兒媳婦的關係。試問，誰能耐得住這位難相處的家婆的尖酸刻薄？

沙芬是從北京南下的姑娘，在首都跟當年北上進修的傅永相遇。南北情緣，就這樣種下孽根。其實那時候沙芬的藝術生涯還有攀上高枝的機會，只可惜一場大病，奪走了她的志向，惟有嫁人。但為何她跟傅永分手之後，又重返文藝表演的這條老路？

「沙芬，你的身體還好嗎？」走在路上，傅生便問對方：「何時開始重投國家文藝表演的行列呢？」

「離開廣東番禺後，我便折返北京老家，跟姐姐一起生活，一直為恢復戶籍手續搞了一段長時間，我趁機會便重新學習，在民辦的藝術學院進修京劇。兩年間，我考獲了優等獎狀，等到復員手續辦妥後，北京卻沒有劇團可以容身，直至朋友通知我天津京劇團招考新演員，我才成功被取

錄，現在是劇團的二級演員。」

「妳跟傅永還有聯絡嗎？我知他仍在想念妳。」

「其實，我們斷了愛人關係後，也可以有正常的同志友誼，只可惜，事與願違……」

傅生多少猜到對方欲言又止的原因。

那時候兩人已經步行至文化公園的西門附近。再走過去，就是熱鬧的上下九路。幾聲零碎的鞭炮聲從那邊傳了過來，前面往來的自行車開始熱鬧。

「牛一哥，你看！」沙芬叫了一聲，「對面的電影院正在放映《甲午風雲》。我最喜歡李默然，在北京的時候跟姐姐看過兩遍，現在還想看一遍。」

「那麼好的戲，何妨多看幾遍。」傅生附和她，一眼看見她臉上綻發出來的笑靨，白皚皚的牙齒在微黑的瓜子臉上更見整齊。兩邊酒窩露出來，就像天真爛漫的小女孩。

「牛一哥，你幫我在《甲午風雲》的彩牌廣告前拍張照片好不好？然後我們到上下九路走一走。」沙芬突然有此要求，「聞說那邊的油紙傘不錯，既輕巧又耐用，花樣選擇也多，我想買回家當土儀。也許那邊還有食店開門營業，我們可以早點吃午飯。」

傅生便替她拍下照片。拍畢，又關心起她現時在劇團的演出，因問：「妳目前的表演生涯想必很辛苦，是嗎？」

「有興趣便不覺得，何況我也不是掛頭牌的演員，沒有模範演員的演出壓力。起碼不用文攻武鬥的爭取登場的機會，感覺輕鬆得多。只是劇團的檢討大會很多，經常要應付文藝宣傳的政治學習。又要召開批判大會，不是批判別人，就是自我檢討。但我想，既然投身這行業，便要自我改進，盡力而為。趁哮喘病尚未復發前，能幹幾年就是幾年，能為人民服務多久便多久。對了！牛一哥，你聽過一部叫《第二次握手》的小說嗎？」沙芬突然問傅生。

「沒聽過。」

「這是一部國內的地下小說，現在在天津、北京和南京等大城市都在瘋狂傳閱中。我們劇團裡的好些團友都偷偷讀過，都是『手抄本』。作家叫張揚，書中的言情和浪漫都寫得棒，跟大陸政治宣傳的八股不一樣。可

惜就是這一點，便被國家高層視為黃色刊物，列作禁書，普通讀者不可能讀到。」

「太可惜了！但沙芬，類似的禁書在香港亦會出現。但香港總有秘密的渠道偷運這些禁書。」

「是嗎？有類似的情況嗎？能告訴我多一點嗎？」沙芬停下腳步，顯得很感興趣。

「從前我在香港左派的寄宿學校上學，升中的時候，校園傳來一位台灣作家姜貴的名字。他的反共小說寫得棒，一部叫《旋風》，另一部叫《重陽》，都是民國三、四十年代首次出版的。由於校方高度嚴禁閱讀右派書籍，尤其有國民黨背景的作家著作，一些學生，基於好奇心態，便從當值舍監的書架上偷偷取來。一個月間，厚厚的兩部長篇小說便被校內半數的學生讀遍。之後同學還組織了一個讀書會，討論小說內容的真偽，以證明共產主義的好壞，算是一種反思的學習。」

「聽來很有意思。」沙芬答。兩人正說時，見十字路口出現了四方八面而來的自行車，由東向西、又由南向北的駛過，交通擁擠得異常混亂。只見一名交通警察在十字路口的中心亭子上指揮交通，頭頂的天橋道上駛過的汽車轟隆轟隆的響著，橋下暗處的幾根破舊石柱貼滿標語，在晨光照不到的地方卻清晰可辨，寫的是「廣州人民熱烈慶祝春節，反右反資全國打倒蘇修」。

大街上的店舖在過年時節全都門門，傅生和沙芬信步經過之處都沒一間可吃的。但不知是否個別的老百姓懂得做買賣，兩人行經下九路的一處橫巷，赫然發現一個買油條和豆漿的小攤檔。幾位同志正在熱呼呼的站著吃東西，傅生和沙芬便上前光顧。兩人各叫了一份，站在便吃得有滋有味。

傅生一面吃，一面近距離的望住沙芬的食相，見她尖著小嘴角吹起蔥油餅和豆漿的熱氣，微黑的膚色露出細嫩的質地。她才二十七歲，比掬彤還小兩歲。但他自己還是喜歡未婚妻略胖的臉型，可愛中帶點福相，是賢妻良母的典型氣質。他很高興，明天可以返港見到掬彤了。

## 八

想不到新十五還未過去雨季就趕著來臨。香港的天氣就是那麼反常，像極女士們的脾氣說變就變。那天周末，傅生中午下班後便趕往白加士街未婚妻的家中找她一起吃午飯，沒帶雨傘，還未到達她的家門，已經濕得像隻落湯雞。

掬彤住在這棟戰前樓宇已經幾年，一共四層。她住頂樓，三樓就是馬柔靜的居所。沒電梯，徒步上樓頗吃力。傅生一面走上去一面琢磨，和掬彤結婚後，一定要居住有電梯設施的樓宇。

掬彤平日獨居，江父每逢长假期才過來住三、兩天。傅生一進門來，便見未婚妻正在沙發上打毛衣，自己便一聲不響的往浴室，拿起乾毛巾抹擦頭上的雨漬，然後走到掬彤跟前，對她說：

「別打了，一起上茶樓吃飯！」一手便拿走對方手上的毛球，「難得周末，呆在家裡沒意思。」

「外面下雨，別外出了，我給你煮桂林米線，就在家裡吃。」掬彤從五斗櫥上拿起熱水壺，在兩隻玻璃杯內放上幾片普洱茶葉，注下熱開水，遞了一杯給傅生，然後從他的手中拿回毛球，繼續從頭編織，道：「再過些時，就是吉童的四歲生日，我答應淳好織一件毛背心給他。」

「那麼，我的生日呢？妳打算送甚麼給未婚夫？」傅生挨近她身邊，看了一眼毛背心的款式。又從小几上拿起一盒馬寶山牛油曲奇餅，坐回沙發便吃了兩片。這是他飯前最喜愛的「前菜」，一有空，他便買回來。

「牛一，我問你，小莊有沒有意思約會馬柔靜？假如敷衍，別教一位女孩子蹉跎歲月囉！」

「淳好不是正在打探消息嗎？有空妳問她。」傅生站到窗前看街外的雨勢。天色更暗，一點兒沒有停雨的跡象。

「淳好是你的同事，你們天天碰面，何必要我去問她。」掬彤依然專心編織，眼角卻在打量他，正在探視他的反應。

傅生知道淳好今天下午休假，準會留在家中照顧孩子。平日她上班，就由她的婆婆照顧小孫兒。她婆婆喜歡搓麻雀，一周五天沒空耍樂，周末

周日便要補數，搓足十六圈才覺過癮。這兩天，她的家，準會像間竹戰館。

傅生試著打電話到李鄭屋徙置區，背景真的傳來一陣陣搓麻將的聲響，洪水猛獸的震人耳膜。是淳好的婆婆接聽，劈頭便說：

「她不在，送吉童上贊育醫院。孩子昨晚還好端端的，今晨便發燒，燒到將近四十度，還抽搐，間或休克，嚇死人！醫生說可能是腦膜炎，也不知過了危險期沒有？」

傅生和掬彤聽罷立時嚇了一驚，連忙冒雨下樓截的士，直奔港島去。

兩人趕至贊育醫院經已三點半，在小兒科的收症處找到淳好。淳好一見掬彤，便趨前一把撲向誼姐，放聲便哭。

「別哭喇！吉童好了一點嗎？還在發高燒？」掬彤問誼妹。

「醫生說退了燒，過了危險期，但還有間歇性抽搐，幸而早發現。假如再復發，保不定是急性腦膜炎……」話未完，眼淚已奪眶而出。

傅生拖著淳好的手叫她坐下來，問：「黃小興來了沒有？為何不見他？」

「今天是甚麼日子？賽馬日，你去快活谷準會遇上他。」掬彤一面罵，一面將濕答答的兩具擱到牆腳跟。

傅生一想到淳好下嫁這位姓黃的傢伙便替她叫屈。黃小興是徙置事務處的中級公務員，擁有房屋津貼，卻安排妻兒和母親到公營房屋居住，明為方便照顧孩子，實則省錢，可以獨享租津那一筆，用於賭本上。除了穩定的一份公務員工作，整個人，壓根兒就不像話，好賭好酒好消遣，甚麼家事都不管。別說孩子的教養，對家庭欠缺責任感。淳好跟了他，往後的日子不知怎麼過？

「黃小興知道吉童入院嗎？」傅生問淳好，只見對方搖頭，一頭栽到掬彤的肩膀上，嗚嗚咽咽的續說：「假如孩子有甚麼三長兩短，我也不願做人了。」

「要是給我遇見黃小興，看我如何收拾他？」掬彤一面罵，一面撫著誼妹的長髮，連聲安慰對方。

時近四點，外邊還下著絲絲細雨。傅生跟掬彤因為仍未吃過一口飯，這時候已飢腸轆轆。三人便到醫院對面的飯館用膳，坐下來便叫了五個小炒。

傅生勸淳好多吃一點，才有力氣照顧孩子。然後問：「妳哥哥知道吉

童生病嗎？」

「還未告訴他，近來他很忙。」淳好答，只端著手上的一碗白飯細細咀嚼。

「上次相親的事，準會沒下文。」掬彤肯定道：「那麼，妳打聽過哥哥的意思嗎？馬柔靜那邊也不好再拖。說到底，人家是適婚年齡的大姑娘，別教她夜長夢多。」

「我哪有心情問哥哥這一些，下學期，吉童便上學。」淳好一臉擔心的樣子，「假如身體沒好轉，幼稚園的學費豈非泡湯？」

「姣（好）了，姣（好）了，」掬彤挾上餸菜讓誼妹送飯，還道：「別再追問他，不管就不管。吃畢，我們回去看吉童。」

次日早上，淳好致電給傅生，告訴他說孩子的高燒已經退下來，不再肌肉抽搐，情況有起色，明天可以再上班。傅生聽罷，也覺寬心。畢竟，淳好是掬彤的金蘭姐妹，又是小莊的妹子，不就是他的妹妹嗎？

傅生見今天手上的工夫幹得差不多，可以準時下班。看看手錶，才發現手腕空空如也的，難怪這幾天總有點不習慣，看時間的時候總要望向牆壁上的掛鐘，這才醒覺，自己的那枚樂都錶，早已陪同老爹的遺體長埋黃土，是時候買一枚新的手錶。

翌日中午，他打了一通電話給鄭匡。由於對方有相熟的鐘錶店，可享優惠，誰料鄭匡正在忙於拍攝外景，無暇陪他去購買，傅生只好自己上店舖選購。原來這間鐘錶店就在小莊上班的那間人造塑膠花廠左近，傅生買完新錶後，便嘗試約會對方。難得對方一口便答應，兩人相約在工廠對面的冰室見面。傅生放下電話，慶幸自己今天找到久未聯絡的好友，心想，待會兒可以告訴他吉童的病況。至於他和馬柔靜交往的下文，就不知如何啟齒。

有時候，傅生也害怕約會對方，覺得跟小莊聊天有點兒壓力。面對他，不是談政治就是聊時弊。遇上話題觸動他的時候，他便口若懸河，大發議論。正因為阻擋不住小莊那種憤世嫉俗的個性，為免話不投機，還是少聚為佳。

外邊下起毛毛雨，像煙霧一般的瀰漫四周。傅生坐在冰室內，見小莊

撐著雨傘推開玻璃門，精神較上次抖擻許多，信步走到他跟前。

傅生見他一身褐色工人衫褲的裝束出現，大概是工程科科長的指定制服，但穿起來像大了一號，令他原本矮小的身形更覺矮小。他記得掬彤曾經笑說：「除了矮，小莊長得還不賴。但男人長得矮，是否小時候在斗室中撐著雨傘走路，因而長也長不高？」

小莊坐下來便脫去身上的外衣，外衣沾上濕答答的雨漬，工人衫上的口袋露出了一本小紅書，傅生知道是他隨身帶備的《毛語錄》。看看手腕上新買的司馬錶，正好是下午茶時間，便問對方喝甚麼。

「我叫了一杯黑咖啡。」傅生道：「你不忙的話，就來兩份下午茶套餐好不好？」

「隨你吧！」小莊掏出牡丹牌香煙來抽。他是「愛祖國用國貨」的。還機械式地用指頭捲動煙身，就像捲生熟切煙一般，跟著道：「淳好昨晚來電告訴我，吉童的腦膜炎和高燒已經退下。這孩子，跟他母親一樣，體質單薄，老愛病，總教人擔心。」

「沒法子，兩人都是先天不足。但做父母的最可憐，難為了淳好。近來你忙些甚麼？」傅生問。

「周三有一批塑膠玩具付運歐洲，這兩天，準要加班了。」

「外銷最好，老闆一定賺個盆滿鉢滿，你們年底等著收花紅。」

「丟那媽！正仆街！」小莊罵了一句，鼻管還哼了一聲，然後道：「那些資本家，只當我們是生產機器，當工人是狗，只管壓榨我們的勞力，賺取最高的利潤。你們等著瞧，共產黨南下如何收拾他們。」

傅生知道話題又到了警戒線，再談下去，對方只會大發偉論，還是轉個話題比較保險。

「近日有否見過崩老師？他還好嗎？」自從上次在鄭匡的家中替小莊賀壽，小莊和老師不歡而散後，很久沒有聽見崩老師的消息。

只聽對方答：「聞說青光眼復發，晚上幾乎看不清，需要施手術。」跟著問傅生：「你有沒有跟鄭匡見面？他還是跟那位叫朱景春的導演一起拍片嗎？」

「還有誰？聞說朱景春快將榮休，鄭匡等著正式擔任導演了。」

「只怕他先要解決問題，才能坐上正選位置。」小莊一面吃著夥計剛才端來的炸雞翼一面說。

「甚麼？鄭匡要解決甚麼問題？」傅生不明就裡，忙問。

「你沒有讀報？他們的外景隊伍在春秧街拍攝時，遭到三合會成員收取茶煙費，勒索三百元。」

傅生一聽便嚇了一驚，喝著的黑咖啡也嗆到鼻腔，連忙咳了幾聲，跟著問：「甚麼時候發生的？報了差館沒有？現在他怎樣？」

「沒用，香港地，兵即是賊，還不是蛇鼠一窩嗎！」

傅生正要追問下去，只聽小莊說要趕回工廠去，惟有打住，想著今晚打電話找鄭匡問個究竟。

正因為兩人都擔心鄭匡的無妄之災，傅生和小莊均不約而同的約會對方。是晚三人便到老地方一起吃飯，地點就是土瓜灣紅陞飯店。

雨勢一直沒停止，加上寒意襲人，這晚紅陞飯店只有三檯食客，場面顯得很冷清。天花板上一盞老舊的五星抱月電燈泡照射下來，照得全室一層層霧氣四散，只聽得外邊的雨聲淅淅瀝瀝的叫。

「這叫『風雨故人來』，我們三劍俠，難得碰面囉！」傅生坐下來便不無感喟的說。但見鄭匡滿面春風，可能三合會收取外景隊伍茶煙費的事，對他的心情和士氣沒多大打擊。

「真邪門！第一齣執導的電影便出了事，是否流年不吉利？我媽今早便說，要找位得道高僧打一堂齋，消消烏氣。」鄭匡笑著道。

「靠佛爺不如靠人力。毛主席不是說過嗎？『人定勝天，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动性』。」小莊一面研究菜牌一面說。

「兩位兄弟，你們說，該怎樣？這樁勒索案，差館已經備了案，但不知他們往後如何跟進。現在還有幾天春秧街的外景要補拍，會否再出現問題？」鄭匡替兩人分別斟上啤酒，斟得滿滿的。啤酒泡沫隨即從玻璃杯口溢出來，沾濕了檯布，檯布頓時染成一大朵花卉似的圖案。

「你們這一行，廠景還可以，就是外景易闖禍，動輒遇上三教九流的人物收取茶煙費，這叫避無可避了。」傅生道：「眾所周知，香港的黑社會貪污受賄勒索敲詐的非法勾當，在街市、舞廳、地盤，甚至小販攤子尤

其猖獗。政府坐視不理；一些部門甚至狼狽為奸，包括警察局和消防局，難怪有人說，香港是『犯罪者的天堂』。」

「難道逆來順受嗎？」小莊大聲疾呼：「其實，這不單是三合會的問題，而是政府包庇縱容的問題，才會將問題更趨惡化。鄭匡，你們這一行，不是組織了左派電影協會甚麼的？這類組織，不要搞甚麼聯誼活動，而要擔起工會角色，向政府施壓，反映意見。必要時，還要策動示威遊行，爭取工友們的權益甚至對抗社會的不公道，就像去年香港市民群起反對天星渡輪加價的抗爭運動，才能解決問題的根源。」

「道理說得很漂亮。」鄭匡喝著一碗老火湯，一貫的笑盈盈地說：「但我不想加入甚麼組織，搞甚麼對抗。我還要討老婆，生半打孩子，才能對得住元朗八鄉的太公和列祖列宗。說到底，我們不過是升斗市民，只求溫飽，安居樂業，生活穩定便可以。這次面對三合會的敲詐勒索，算是飛來橫禍了！」

「話不能如此。」小莊堅持道：「假如縱容社會的不公道，香港還有希望嗎？再這樣下去，香港只會淪為窩藏罪犯的地方。但我相信，只要國家一出手，港英政府縱然繼續包庇，蛇鼠一窩，也逃不過壞收場。只有乖乖就範，洗心革面，糾正錯誤，才有重生的機會。」

「甚麼叫乖乖就範？」傅生原本不發一語的進食，這時候也開口追問。

「香港地，甚麼東西都靠內地輸入，」只聽小莊繼續說：「國家不輸出，港人的衣、食、住、行不就完蛋嗎？一旦被大陸斷水、斷糧、斷衣食，東方之珠不就黯然無光嗎？」

鄭匡聽他這樣說，一時間，也無言以對。但傅生心想，「假如這情況變成事實，不就苦了香港的平民百姓？」

## 九

傅生手上拿著一打《山鄉風雲》的戲票贈券，坐在辦公椅上正在思量如何分配，八張送給這次泰華國貨處理贊助活動的同事們，四張自用。

今次公司贊助湛江粵劇團的樣板戲演出，跟原本贊助服裝的構思完全變了調，這是劇團那邊的最後決定，最終還是沿用大陸的老一套，泰華贊助服裝的計劃就此拉倒，變成提供舞台道具，包括紅纓槍、紅燈籠、紅檯椅和紅旗幟等物資，全是從公司的傢俬部和玩具部搬到舞台去。

傅生記得這兩天淳好說過，吉童從醫院回家之後，身體復原得挺快，便想請兩母子看一場樣板戲，從四張贈券中抽出兩張，剩下兩張，便留給掬彤和她的父親。

「我老竇哪有工夫看？牛一，你送別人去！」未婚妻在電話那頭道。又問他：「周末可有空？老竇約你上馬場。他說很久沒見過你。自從你奔喪回來大家都在忙。你就陪他上馬場一趟。」傅生不加思索的答應對方。

周末他從泰華提早下班，趕到港島司徒拔道禮賓司司長的府邸時，已經將近十二點。

這間府邸，他來過幾趟，都是和掬彤一起到訪，今天是首次獨自上門。應門的阿媽不認識他，表情有點兒硬繃繃，態度顯得不客氣。傅生報上名來，告訴她說來找這兒的家庭司機，對方不情不願的招呼入內，領他走到大廳一角的花梨木椅上坐下，不耐煩的叫他稍候。另一位身穿中式長褲和月白上衫的阿媽剛巧經過他身邊，手裡捧著一隻雕花玻璃托盤，上面放著三隻高腳杯的飲料，掃了他一眼，帶點不屑的眼神，跟著走向大廳那邊的大沙發前，招呼三位外籍中年女賓。傅生離遠聽見洋女子們的對話，大概是女主人的皇親國戚。

傅生今天穿著整齊的褐色西裝，竟然遭到下人如此白眼，感覺有點兒難堪。他後悔不預先打一通電話給閔叔，說明何時到訪，可以由他領著進內，甚至從後門入內也可以，省卻遭受「門口高，狗隻大」的嘴臉。這樣看來，是否港英高官的大宅，尋常百姓一旦入內，都一律遭受如此「禮遇」？

未幾，一位廚子模樣的中年漢走到他跟前，笑著問：

「傅先生嗎？閔叔的女婿嗎？」

「不，還不是，……」傅生一時語塞，也不知如何自我介紹。更想不到閔叔經已將自己當作半個兒子，在同事面前如此交代。

對方一面領他入內一面說：「閔叔正在帶少主人上學。每逢周末，英

童的課外活動可多，早上學油畫、中午學梵啞鈴、傍晚學法文，晚上還有讀書會，你等一等，他快回來了。」

「謝謝你，請問貴姓？還未請教閣下尊稱。」

「你就叫我明哥。我是這兒的伙頭大將軍。」

傅生心想，大概就是閔叔經常提及的那位好同事。

經過後花園，已經到了閔叔居住的工人房，從前他和掬彤一起來過。一個私人司機可以獨享一間二百平方呎的房間，算不簡單，想必閔叔跟禮賓司司長的關係非比尋常，才會享受如此厚待。傅生記起閔叔送給他的那本《厚黑學》，對方的做人處事，大概從那本書籍活學活用的搬過來。但要傅生學懂「面皮厚、心腸黑」的工夫，難度的確不少了。

「少主人快要回來吃午餐。」明哥道：「傅老弟，你就等一下，我忙我的，回頭見。」

見明哥步出工人房，傅生便獨個兒待在裡面。站在碌架床旁邊，見兩層高的碌架床，下格是閔叔歇息的地方，上格則整齊地疊起幾包用牛皮紙袋包裹的雜物，裡面有幾件女裝衣物露出來，式樣很過時。當中兩件似淡素旗袍的衣領，領口都發毛，傅生心想，從未見過掬彤穿著旗袍，想必是她母親生前的遺物。上兩次到訪時也不覺察。想不到閔叔是個長性子的，對亡妻念念不忘。

傅生見床邊的小書桌上放著一隻不大不小的留聲機，上面有兩張新馬師曾的唱片。一張是鼓味南音《客途秋恨》，另外一張是《光緒皇夜祭珍妃》，都是閔叔鍾愛的，大概經常欣賞，故而放在當眼之處。

從冰箱取出一瓶綠寶橙汁，傅生一面用開瓶扣揭開，一面心想，閔叔只喝白開水，一定是為女兒而設。這是掬彤最愛喝的汽水。傅生一口氣喝下幾口，才明白「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的滋味。

拿著汽水瓶，走到穿衣鏡前照了一照。見自己一身筆挺西裝，今日卻遭到兩位女傭的一番白眼，不禁苦笑了起來。

他知道準丈人喜歡讀閒書，不用開車時便躲在房間讀。一片書架，滿是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散花女俠》、《萍蹤俠影錄》、《雲海玉弓緣》、《白髮魔女傳》甚麼都有。中間夾著兩本不同版本的《厚黑學》，書架的

第二格前方則放了一瓶廣西玉林牌正骨水，是傅生送給準丈人的，現在剩餘三分之一。大概對消除閔叔的腰骨痛頗有功效，這才一用再用了。

他拿起放在正骨水旁的一隻相架來看。相架一分為二，左邊一張放著閔叔和亡妻的舊照。除了高，江母跟掬彤的樣子一點也不像，薄薄的臉，細細的腰。一襲滿族長衫穿上身，跟閔叔的西服裝束相映成趣。右邊一張是閔叔和女兒的合照，是掬彤在漢江中學畢業時拍下來。十年前，閔叔曾經留過時髦的一撇鬚，現在全刮光，形容老成得多。照片上的掬彤沒平日開朗活潑的笑靨，表情嚴肅。有次他好奇的問她，為何相中人悶悶不樂？事後他才知道，掬彤畢業之時，正值她喪母之痛，和父親合照，難免想到亡母未能前來觀禮的遺憾，因而悲從中起了。

「牛一，等了很久？」有人從他背後問他。傅生因為看照片看得入神，連閔叔走進來也不覺察。

「不，世伯。」傅生答：「會否遲到？現在趕往馬場一定開跑了。」

「不遲，從這兒開車過去不用半小時。」閔叔答。跟著從外套口袋掏出一包紅人牌香煙來抽，又遞了一根給傅生。

「牛一，坐下來，我們好好談一談。」

傅生坐下來便拿過書桌上的煙灰盅靠到閔叔的手邊，又喝起手上的綠寶橙汁。

「你爸的後事忙過了嗎？還要回鄉嗎？」閔叔問。

「託賴，短期內沒甚麼事情可辦，就等七年後『執骨』，可以將老爹的骨灰送返香港，跟家母的靈位一起安放到歌連臣角，方便春秋二祭了。」

「這樣的安排最妥當！」江父抽煙抽得勁，一根駁一根，續道：「那麼，你和掬彤的婚事打算甚麼時候舉行？今年是雙春兼閏月，但遇上你孝服在身，是否該延期？雖說我並非食古不化的人，但親朋戚友的想法也該關顧，加上掬彤的年紀不輕，再等，只會誤事。」

「世伯，你能諒解最好不過。其實，戴孝不戴孝是個人心意，我跟掬彤也經歷了不少考驗，現在是結婚時候。既然世伯是不拘小節的人，我便趕緊籌備，好趁經濟能力可以之時，分期付款供一棟樓宇，免得婚後掬彤再爬四層樓高的唐樓。」

「好，這樣挺好！」閔叔拍了一拍桌面，笑逐顏開的站起身，道：「你的決定正合我心意，掬彤嫁給你，我便放心了。沒問題，我們現在出發吧！」

汽車駛到跑馬地禮頓道，沿途開始雨紛紛，加上寒冷，路過的途人均加快腳步。傅生從車廂望出去，前往快活谷的馬迷可不少。十多部人力車載著紅男綠女，一窩蜂向馬場的正門奔過去。連電車軌道也塞著幾輛列隊的電車，蝸牛似的向前駛。

「今天的皇家打吡大賽安排在第四場舉行，馬迷肯定不少了。」閔叔一面將車子駛往停車場一面說：「聞說有皇室成員到場頒獎，港督今天是陪客，我家主人麥克格爾先生也會到場湊熱鬧。」

泊好車，兩人跟人山人海的馬迷從正中央的入口處走進馬場。馬場的正門懸起一幅大型橫額，上書著「歡迎愛丁堡公爵夫人蒞臨參觀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打吡大賽」。

過了剪票處，見一眾馬迷正在一個販賣冬季大馬票的攤檔選購，閔叔見狀也趨前購買，還自言自語地道：「唔！買幾張，發財也好，碰碰運氣也好！」然後快手買了幾張，從口袋掏出銀紙交給檔販，那時候傅生聽見背後一把熟識的聲音在叫。

「給我六張，我不挑，隨便給我便可以。」

傅生連忙回首探望，從人叢中看見小莊的妹夫黃小興。他跟淳好的老公沒甚交情，除了農曆年大夥兒偶然一聚，算是春節的聯誼節目，平日鮮有碰上面。

對此人，傅生一向沒好感。不但如此，還經常替淳好叫屈，覺得一個好女子，為何下嫁一位不負責任的男人。尤其今次吉童病倒，做父親的對孩子麻木不仁，直教他感覺氣憤。馬場偶遇，傅生即時決定，連打招呼也要省掉，就當對方是個透明人。

雨勢正絲絲下著，賽事卻如常舉行，不至影響馬迷們投注的興致，場內大批馬迷的情緒依然高漲。由於首場賽事正在開跑，公眾席上的喧嘩聲、喝采聲、歡呼聲和謾罵聲傳了過來，夾著馬匹奔馳的鐵蹄聲響，此起彼落的交織一起。

傅生跟閔叔平日只偶然入場觀賽，純粹為了湊熱鬧，對博彩興趣缺缺。觀看打吡賽事，更是平生第一遭。

這天一共六場賽事。首場開跑之後，公眾席的馬迷正在等候第二場，全神貫注地研究手上的《馬經》。許多馬迷還在放聲交換首場的賭馬心得，準備下場的投注金額。傅生見閔叔一面翻開《X 僑日報》一面架起老花眼鏡，專心地一頁頁的新聞、娛樂、副刊逐版看，看得有滋有味，倒不像進場碰運氣。

傅生知道準丈人上馬場志不在賭，而是跟洋主人保持關係，交流賽馬的談資。「牛一，跟我來。」閔叔突然放下報紙站起身，道：「我們一起進包廂，我有特許證，可以帶你進去見識見識，順便和麥克格爾先生打聲招呼。」

麥克格爾就是閔叔的洋主人，亦是馬主，在港英政府擔任禮賓司司長，專責安排香港總督跟外賓及高官和政客的酬酢禮儀，官位不高不低。他的三頭澳洲馬，中文名字都由閔叔這位家庭司機命名，一匹叫報捷，另一匹叫長勝小子。兩匹馬匹，今天都參與賽事。還有一匹富運來的三歲馬匹，更是第四場打吡賽事的熱門之選。

除了供馬會會員享用的西餐廳外，包廂範圍均是非富則貴的專屬會員進出之所，出沒的賭客不是名流便是高官。要不，就是城中富豪或商賈，非富則貴的人物。

那時候港督和愛丁堡公爵夫人仍未進場，包廂已見水泄不通。眾多洋人帶同家眷或親友，一個個穿上紳士淑女的華服，打扮得儼如好萊塢電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的貴族男女一般。間或見兩、三位華人夾在其中，全是洋派十足的俊男美女。當中還有上流社會的華人，清一色穿著筆挺西裝，來來回回的穿梭在包廂與包廂之間。一些賓客，更駐足於通道之上，細心觀賞牆壁上的香港皇家賽馬會的歷史圖片，尤其研究著一九一八年「火燒馬棚」的圖片說明。

傅生慶幸自己今天穿上整齊西服，不然便自慚形穢。見閔叔今天不過是皮大衣披上身，熟門熟戶的帶他入內，想必到訪過包廂不下三、四趟。

幾位穿著一色制服的僕歐為賓客送上香檳，閔叔替傅生拿過一杯，一

面淺酌，一面環顧，像在找尋洋主人。傅生站在一旁，見每個包廂不足兩百平方呎，裡面均擺放一張 U 字形的真皮乳白沙發和一張茶几，上面還擺著幾副通花望遠鏡，方便賓客觀賞賽事。一列透紗窗簾，人字形一層層的垂下來，外邊就是露台，供貴賓憑欄遠眺。

原來麥克格爾先生早已坐在特大包廂內，跟三名外籍朋友正在交談。當中一位穿著高級警司制服的，正在翻閱《泰晤士報》（*The Times*）的頭版新聞。麥克格爾一見閎叔，連忙叫他，招手囑他快進來。

「哈囉！我的老朋友，來，來，來，這邊坐。」

三名外籍人士見他有客，便讓坐起身，跟著自行離開了。

禮賓司司長原來是個大鬍子，看樣子不到五十歲，在港英官場算是相當年輕的外籍高官。

「格爾先生，我帶了我的女婿過來見識見識，待我引見。」閎叔一面點頭含笑，一面用簡單英語向洋主人介紹，卻猶豫著是否該坐到沙發上，道：「他姓傅，叫傅生，是泰華國貨有限公司的部門主管。」

「嗨！密斯脫傅，你好嗎？很高興認識你。」麥克格爾伸出右手跟傅生握了一握，跟著道：「請坐請坐，別客氣，就像我的老朋友一般便可以。」

「格爾先生，你好，我也高興認識你。」傅生用蹩腳英語勉強應對，跟著將握過的右手垂了下來。見閎叔已經坐在沙發，自己也跟著坐下。

三人品字形的坐著，麥克格爾開口道：「密斯脫江，難得你放假還過來見我，你就當主人家一般的招待你女婿，別跟我客氣！」說畢，便從茶几上拿起一隻雪茄盒，抽出一根便點上。然後對傅生說：「密斯脫傅，你丈人是我的得力助手，給我幫上許多忙。我的幾頭愛駒，都是他起的中文名字，能為我帶來好運，替我賺了不少錢。」司長吸了兩口大大的雪茄，徐徐吹出來，一團團煙圈隨即升至包廂半空，續道：「我喜歡跟香港的普羅市民交談，聽聽他們對政府施政的意見。但今天，我們只談發財，賭馬，消遣消遣。我認為大英帝國管治香港實在作出了不少貢獻，除了股票買賣外，賽馬亦是一項有益身心的運動。我很高興香港人喜歡跑馬，可以繼承大不列顛的優良傳統。今天香港的賭馬運動經已成為大眾娛樂，受歡迎程度不下英國……好了，好了，不談這一些，今天兩位專誠過來捧我場，你

們便玩個痛快。」

傅生因為英語欠佳，一直沉默地坐著，同時感到有點侷促。他也不知眼前的港英高官是否在新聞紙上見過，但始終覺得眼生。見坐在身旁的閎叔許多時都答不上口，只一味點頭微笑，唯唯諾諾的應著對方，便知準丈人的英語程度到底有限。

忽然一陣隆隆的打雷聲響得清晰，連續響了幾聲。三人便往露台一看，見馬場的上空經已烏雲密布，狂風暴雨，直掃而來。跟著幾道電光從西邊快速閃過，剎那間便下起滂沱大雨，雷電交加的相繼而至，狀似瘋狂地洗擦著橢圓形的整個馬場。

那時候馬場的廣播器已經宣佈，說因為天雨關係，取消餘下的各項賽事，包括第四場的打吡大賽。公眾席的那邊，隨即傳來一大片喝倒彩的喧聲。快活谷的綠茵跑道上，頓見騎師們紛紛落馬，慌忙走向馬場內間。馬伕們則大批大批的從內間跑了出來，拖著各自的馬匹返回馬廄。公眾席上的馬迷亦開始陸續散退，沒帶雨具的便顯得狼狽，場面異常的混亂。

## 十

傅生一向居住老爹名下的一棟舊房子，就是旺角區的慶春里，地段好，交通便捷，鄰近火車站。但每當火車駛經時，轟隆轟隆的響聲便非常聒耳，加上逾五十年樓齡，房子顯得很破舊。他曾想過結婚之後，是否需要遷往新的居所和掬彤一起生活？

自從老爹走了後，這棟物業早已轉到他的名下。既然自己快要成家，益發需要賣掉這棟老房子，另覓新居了。

那一天，傅生剛巧不用上班，掬彤約了他中午到荃灣的慈豐壇拜祭她的亡母。早上傅生買來一份《X 島日報》，趁空檔時間，便看看房地產的買賣廣告，研究一下可有合適的新樓房可供選擇。

打開報紙的頭版，赫然看到一則工潮的新聞。是土瓜灣一間工廠的勞資糾紛，工廠名叫仁韻人造塑膠花廠。咦！不就是小莊現時工作的地方嗎？

傅生細讀內容，才發現小莊竟是這次工潮的勞方代表，並且連同香港塑膠業總工會跟資方進行交涉，準備抗爭，爭取工友的權益。有關新聞這樣道：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繼近期多間公司和工廠發生勞資糾紛之後，昨日土瓜灣仁韻人造塑膠花廠又爆發工潮，最後演變成警民衝突，導致十五名工友嚴重受傷，多人送院救治……」

據報，資方早前強逼工友簽訂新的工作規定，包括工時改為兩班制及實行機器故障扣減工資的新制度。但勞方認為此舉乃資方蓄意剝削，拒絕簽署，資方則以成本上漲為由，突然關閉啤機部門為反擊借口，即時解僱該部門七名工友。被解僱的工友和工友代表隨即和香港塑膠業總工會開會研究對策，決定以抗爭行動討回公道。由前日起，開始發動工友們靜坐抗議，並包圍工廠範圍，阻截車輛運送貨物。又在工廠樓下的空地叫喊口號，高唱紅歌，朗讀《毛主席語錄》。部份工友更在工廠的外牆張貼大字報，要求資方重開啤機部門，撤銷無理解僱工友的決定。由於工潮熾熱，資方知會警方，幾十名軍裝警員和防暴警察奉召到場，在警方勸喻工友散退不果之後，雙方隨即爆發衝突，最後警方以武力鎮壓工業行動，並以非法集會的罪名逮捕近百名工友，事件才告暫時平息。但這場激烈的勞資糾紛，預計將有進一步的發展。據稱，今次工潮，警方最低限度施放三枚催淚彈和五枚橡膠子彈驅散示威工友，導致十五名工友嚴重受傷，即時送院。被捕工友估計亦逾百人之數。事後港英政府更宣稱今次工潮，是由左派陣營的造反派幕後策劃。而這段詳細的報導所附的新聞圖片，正好登出工友代表莊淳德和一批工友手牽手在唱紅歌的照片。圖片說明並引出抗議者長的一段口號：

「我們要鬥爭到底，直至最後勝利為止！嚴正要求警方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血腥鎮壓！立即釋放被捕的愛國工友及同胞！香港工人勝利！愛國同胞勝利！偉大的中國人民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萬歲、萬萬歲！」

傅生不知道十五名受傷工友的名單上有否「莊淳德」這個名字，正替好友擔心時，又覺得不便打電話到工廠問明究竟，心內躊躇不已，焦躁之

情油然而生。

他記起上次見小莊的時候，對方一輪嘴的批評資本家的激烈言辭。說甚麼做老闆的只當工友是生產機器，是奴隸，是狗，只會壓榨工友的血汗金錢，賺取最高的利潤。故勞資雙方，壓根兒便處於對立位置，彼此敵視是不爭的事實。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醜陋一面。

中午他到慈豐壇跟掬彤會合。他知道閔叔今天無暇過來，立即告訴掬彤有關工潮的消息，還將報紙遞給她。

「這個小莊，究竟搞甚麼？為何盡是惹禍上身？是『點著燈籠上茅廁』——找死嗎？」掬彤苦笑一聲，然後搖頭：「牛一，你知他何時開始熱衷於搞這些餓工潮嗎？你猜，該會出事嗎？」

「該不會。」傅生安慰她，其實亦在開解自己，「要是出事，警察甚至醫院早已通知。但再搞下去，問題可不少。」

「這傢伙，拿他沒法子！」掬彤放下報紙，走到她亡母的靈前點起香燭，然後上了一炷香，續道：「假如出事，你說淳好該怎樣？」

「淳好該不會知道這消息？要麼，打通電話告訴她。」傅生也在掬彤的母親靈前上了一炷香。她母親的遺像是一小張黑白半身照，頸項翻起個小鳳仙領口，似笑非笑的。樣子不太像女兒，卻有點兒西洋味，傅生一時間也想不起像誰，但看著就是個短壽的女子。

慈豐壇這間佛堂，傅生跟掬彤每年都會到訪一、兩趟。今天是平日，裡面卻擠滿了穿梭其中的孝子賢孫，鮮花菓籃祭品燒豬供滿香案，處處薰起香燭冥鏹的濃烈氣味，令佛堂變得像霧又像花。

「牛一，待我今晚打電話給淳好。」掬彤臨走前不忘向亡母再拜四拜，但轉頭又對傅生說：「不，反正星期天是吉童的生日，我們會碰面。假如小莊出現，屆時便好好地問個明白。」

吉童的四歲生日移師到掬彤的家中舉行，全因為淳好居住的徙置區面積有限，加上必須騰出空間讓她婆婆搓麻將，大夥兒便雲集上址，高高興興聚一聚。除了孩子的爸爸缺席之外，舅舅和鄭匡都會到場，順道來個「大食會」，慶祝吉童康復出院。

掬彤一早便將織好的毛背心放在小盒內，還用花紙包裹，準備送給乾

兒子。傅生知道壽星仔快要上學，便從泰華的文具部買來一隻印上「孫悟空大鬧天宮」的塑膠圖案小書包，作為他的生日禮物。

那天傅生約了鄭匡一起到賀，是掬彤應門。門一開，兩人便見一位長髮女子背向他們，正在跟吉童玩擲子兒。傅生看著女子的背部有點兒眼生。

這女子坐在椅上，一襲直條子的旗袍下襬皺了幾處，好像沒有漿熨過的，一面教吉童從桌上抓起五隻藏有石子的小布包，一面擲起其中一隻拋向半空，然後快速地從桌上抓起另外四隻，跟著緊緊接回從半空落下的一隻。兩人玩得正高興。女子見有客到訪，連忙轉過身來，傅生一望，原來是掬彤的三樓鄰居馬柔靜，就是掬彤一心要撮合小莊的那位「女主角」。

「馬老師，很久沒見了。」傅生一面跟她打招呼一面引見，「這是我的舊同學鄭匡，跟莊淳德亦是好友，妳叫他小胖也可以。」

見馬柔靜面容靦腆，只笑了一笑，又微微點了點頭，轉身再跟吉童玩擲子兒。

隔著距離，傅生見她架起厚片眼鏡，臉上還塗上薄薄的一層胭脂，蓋去上面粗密的雀斑。傅生依稀記得掬彤說過，對方跟淳好的年齡相若，剛過了「十八佳人無醜婦」之齡，今天那略施脂粉的形容，當然比上次見面時順眼得多。

未幾，便見淳好從灶房走了出來，掬彤隨即開腔道：「親愛的同志們，你們可知道，今晚的伙頭大將軍是誰？讓我公佈，就是我們的稀客馬柔靜老師。今晚全場的伙食都由馬老師親手炮製，等一下，大家有口福。」

「菜單早已寫好。」在旁的淳好拿起便條朗聲道：「兩打壽包、四斤長壽麵、八籠小籠包、三打春卷、三打豆沙餅、十款罐頭。還有，還有，無限量供應七喜和綠寶，限量供應啤酒，盛惠六十大元，一半費用由我們的牛一準伉儷贊助，其餘各人分攤。男同志沒上訴權利，只有開動的義務。宣佈完畢，阿們！」

吉童看著媽媽搞笑朗讀菜單和報價的樣子便露出風爐般的前排牙齒，哈哈的不斷笑，連默默坐著的馬柔靜也放鬆起來，面帶笑容的站起身。

鄭匡不甘後人，打哈哈的說：「尊貴的女同志們，男同志不會上訴，但鄭匡同志的肚皮開始抗議。請問，何時可以開動耶？」

「不，最高領導人仍未到場，抗議無效！」淳好隨即答。

「淳好同志，妳說的是仁韻人造塑膠花廠的工友代表莊淳德同志嗎？」

鄭匡的無心一問，全場氣氛一下子凝重下來。傅生跟掬彤對望一眼，未幾，才由掬彤開腔解窘，「姣（好）了，姣（好）了，我們邊吃邊等，首先切生日蛋糕。可惜李鄭屋的蘭香西點的蛋糕剛巧賣光，今晚就以蓮心卷蛋代替。現在恭請我們的壽星仔黃吉童小朋友和他的媽媽一起吹蠟燭，跟著許願。」

兩母子正在吹熄蠟燭，門外鈴聲剛好響起來，是小莊。傅生見他依然穿著褐色工人制服，制服上的右邊襟前別上一枚紅毛章，走進來的時候剛巧在燈光反射下閃了幾閃。這是對方首次將紅毛章別到襟前，傅生不期然留心小莊的一舉一動，但見他從容不迫地走到外甥兒的跟前，一把抱起吉童便親了幾親。又從口袋取出兩顆大白兔奶糖，然後問：

「吉童長大了！快要上學了，叫聲舅舅，舅舅疼不疼吉童？吻吻面頰！吻吻這一邊！」逗得吉童縱聲地笑，一面吃奶糖，一面把玩著舅舅襟前的那枚紅毛章。

未幾，大夥兒便忙著張羅碗筷、玻璃杯及罐頭刀等擺到飯桌。又從冰箱端來一些調味品。半晌，一張飯桌已經放滿了珠江橋牌老抽王、光榮牌豆豉醬、富強牌辣椒油、葵花頂級腐乳和一級中國花生醬等。都是淳好從泰華的食品部買回來的。

三位女同志分別將今晚的主菜從灶房熱騰騰的端出來。鄭匡一馬當先的上前開路。

「請各位讓開，請各位讓開，」一面大叫，一面攤開雙手，做出「開路先鋒」的手勢，叫大家讓出通道，「來，來，來，『憶苦餐』來了，『憶苦餐』來了。」

「睬，睬，睬，甚麼『憶苦餐』？」掬彤瞪大眼睛罵鄭匡，「閉上你的烏鴉嘴，這兒不是非洲大陸，誰要端來『憶苦餐』？罰你今晚不得好吃，兼且清潔餐後的碗碟。」

「好了，好了，我的江同志，饒恕我，下次不敢了！」鄭匡裝作可憐兮兮的樣子，扮起趙丹演出喜劇的滑稽模樣，惹得各人哄堂大笑。

大夥兒一起開動。女同志吃得斯文，男同志則碗筷匙碟刀叉的亂扒亂夾。不消十五分鐘，檯上的壽包、春卷、長壽麵、豆沙餅和小籠包都一掃而空，只剩幾隻仍未開封的罐頭，原封不動的擱在檯上。

傅生冷眼旁觀的看著兩位「媒人婆」刻意撮合的這對「高矮姻緣」。見掬彤頻頻叫小莊招呼馬老師。男方也有風度，不時替女方挾上食物，擺出體統的紳士風，只聽得馬柔靜低聲道謝之後，滿臉通紅的默默吃著。

「哥，你有口福！今晚的伙食全是柔靜的拿手好菜！」淳好一面餵吉童，一面不忙美言幾句：「假如你喜歡，我叫柔靜天天給你做，省得你在外頭吃那些餿東西，一點健康都不顧。」

「對，小莊，」鄭匡趁勢也插上一句，「如果你的愛人是廚藝高手，我每天的伙食就由你們來包辦。伙食費多少，任憑你叫價。」

眾人見小莊面色一沉，匆匆放下碗筷，自顧自的走到沙發抽煙去。

「姣（好）了，姣（好）了，東西吃不完，便由鄭匡來發落。」掬彤一向知道鄭匡胃口奇佳，因道：「鄭同志，這叫帶罪立功。你吃光的話，便免除餐後清潔碗筷的苦差。」

一頓大食會吃了兩句鐘。女同志們坐在沙發上替壽星仔拆開各人送來的生日禮物，三劍俠則煙癮大發，結伴登上天台吞雲吐霧去。

這棟唐樓沒甚麼好處，破爛陳舊，樓梯暗角烏卒卒，衛生情況亂糟糟。晚上一過十點便沒有電燈照明，住戶們便要摸黑上樓。但天台卻別有洞天，寬敞、開揚，夏天納涼最寫意。有年中秋，掬彤便曾相約父親和傅生到這兒一起賞月。一個大大的天台，擠了三、四十位鄰居，扶老攜幼拖男帶女的，卻沒有侷促之感。各人手捧月餅來吃，抬頭望向一輪滿月，熱熱鬧鬧的賞月。涼風颼颼，吹得一眾鄰居暑氣全消，是香港盛暑之時的良辰美景。

時值五月，天台吹起晚春的勁風，三個大男人都打了幾個哆嗦。但煙癮一過，暖氣隨即上身，寒意便漸次消失。

「小莊同志，我們都讀過這則勞資糾紛的新聞了。」鄭匡一面抽煙，一面質問對方，卻帶點兒開玩笑的意味，「現在你來自辯，要好好交代，一一說明。你是深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道理。你就老老實實的告

訴我們。你幹麼當起工友代表？難道不怕死？」

「怕甚麼？在大是大非的面前，沒甚麼可怕。只有服從強權，背棄正義，才最可怕。」小莊點上第二根煙，將火柴枝丟到地上，然後問鄭匡：「你聽過朱耀麟這個名字嗎？」

「是朱景春的兒子，在報館當攝影記者那一位？」

「對！正是他。在今次工潮中，他跟幾位行家和一批學生一起被抓住，現在拘留在警察局，能否保釋外出也說不準。」

「吓！朱景春正在星洲拍攝外景，該不會知道孩子出事。」鄭匡緊張起來，「我要趕快拍一封電報告訴他，看看該怎樣？」

「看來工潮才開始。」傅生也開腔：「小莊你，該不會辭掉工友代表的身份吧？」見小莊手上的香煙將近抽完，濾嘴快要燒到他的指尖，傅生便替他甩掉，然後問：「你就不怕淳好替你操心？你們兩兄妹相依為命，若出事，淳好該怎樣？」

「她已嫁人，有老公照顧，何用我操心。現在我要看看那些剝削工友的資本家的下場。但工潮才開始，後果如何誰何料？大不了我便坐牢。」說畢，又從工人制服的口袋掏出香煙盒，打開一看，原來早已抽光，鄭匡馬上給他遞上一根，跟著問對方：

「你們下一步有何計劃？是向當局示威抗議還是罷工遊行？」

「明天香港塑膠業總工會跟我們再度開會，總工會的主席馮榮和代表岑均雄均會出席，投票之後便有結果，屆時自會定出下一步的具體行動。」

「你說岑均雄？那麼，他是工潮的幕後黑手了？」話一出，傅生立時感到可能招來小莊的反感，誰料對方無甚反應，沒任何不悅之色，也就放心，卻想起蒯老師曾經對岑均雄的一番評價。

這位姓岑的，在蒯老師口中是位極端份子。在香港的左派享負盛名，是位一流的演說家和組織者。名為報刊主編，實是專門策劃反對港英政府的社運頭目。

「其實，你們兩位試想想，是誰將我們逼上梁山的？」小莊用理性的口吻解釋：「不就是社會的不公義，官商勾結，貪污腐敗逼出來的嗎？」見他抽剩半根煙，還將香煙從指尖揮到半空，煙蒂在半空中微微閃出暗紅

的亮光，變成遠處的一粒小星星，然後徐徐墮向天台樓下的街心去。

傅生讀不懂馬克思的鉅著《資本論》，但卻知道許多資本家和暴發戶魚肉勞動階層的實例。所謂奸商奸商，他也見識過不少，在現時和從前的工作崗位上均屢見不鮮，都是一身銅臭，想著付出最少獲利最多的市儈之徒。他慶幸自己在國貨公司工作，面對的商家還有幾分良知，懂得體恤多一點民間疾苦，不盡是惟利是圖之輩。可能因為彼此都是愛國人士出身，道德操守較高尚，面目不至於太可憎。

傅生看著遠處民居的屋簷掛著冷冷的半邊月，在漆黑的夜色中，細得如同一滴淚，淚珠在雲層之間半明半滅，時而閃出了一點淚光。

## 十一

想不到蒯老師會主動打電話給他。

傅生次日剛上班，原來想著該如何跟鄭匡商量保釋朱耀麟的細節，誰料一大清晨，辦公桌上的電話便震天價響的叫起來。

「牛一嗎？我是漢江中學的舍監蒯老師，記得我嗎？」

「當然記得，蒯老師，很久沒聯絡，近日可好？」傅生大感意外。自從上次小莊的三十三歲生日飯局後，一直沒有蒯老師的任何消息，因問：「老師找我有事嗎？為了小莊的工廠發生的工潮嗎？」

「不全是！但和仁韻人造塑膠花廠的工潮有點關係。是漢江的學生們出了事，就是你們的學弟出了事。」話筒裡的蒯老師乾咳了兩聲，清了一清喉嚨再說：「有兩位寄宿男生在今次工潮中被警方拘捕，已經羈留了四十八小時，都沒人協助擔保。我本來想找小莊幫忙，但你該知道，現在他是工潮的工友代表，身份特殊，我便不好打擾了。」

「兩位男生沒有親人在港嗎？沒監護人嗎？」傅生追問。

「正是，都在海外。」蒯老師的聲音越說越大，顯然很替男生們擔心，「你們這些學弟，就像當年你們的一腔熱血，對社會的不公義事情看不過眼，都是血氣方剛的少年人。今次事件，我也感到他們參與其中沒甚麼不

妥。雖然我不鼓勵，也不願橫加指責。校長本來想作擔保人，但最終還是擔心校譽，茲事體大，不容有失。商量之後，還是覺得由我這位舍監出頭較方便。我一想便想起你，不知你可否幫忙？」

「兩位學弟出事，做學長的，哪有袖手旁觀的。」傅生一面說一面猜想，大概關於保釋金的問題。他知道蒯老師已有家眷，雖然妻女留在國內，但家累一點不輕鬆，再要負責兩名男生的保釋金談何容易，校方斥資也困難重重，便對老師說：「蒯老師，不瞞你，鄭匡正在為今次工潮的一名攝影記者朋友籌集保釋金，有空的話，我們三人見一面，看看有何萬全之計可以應付。」

三人籌得保釋金後便相約在九龍城的警署會合，成功替朱耀麟和兩名漢江男生辦理手續。兩名男生因為待在差館整整兩天，人便顯得很疲累，需要返回宿舍休息，朱耀麟則須趕返報館報到，也就先行離開，剩下師徒三人，便到差館附近的一間咖啡館聊天敘舊。

「蒯老師，這一向可好？宿舍和任教美術科的課程可順利？」坐在雅座上，兩位舊生齊問蒯老師。

「你們都有心，還好。」但見蒯老師點頭帶笑地回答。三人品字形的對坐，各自叫來黑咖啡和蛋撻等小食。

「我們的蒯舍監老而彌堅，又是一位愛心滿溢的老師，一定循循善誘的指導學生們，是位深受歡迎的好老師。」鄭匡一面讚賞，一面掏出總督香煙來抽。但一點火，又縮回擦火的手勢，忙問蒯老師：「老師，容我做壞事嗎？假如老師說個不字，學生便不敢犯錯。」

「甚麼壞事？犯甚麼過錯？鄭同學，你從實招來，老師或許饒恕你。」蒯老師也裝出嚴師訓徒的口吻，怒目睜眉的望住鄭匡。

「老師記得嗎？」鄭匡嘻皮笑臉的答：「那年唸初中二，有一晚，我們三劍俠在宿舍偷偷抽煙，剛巧被老師巡房撞破。三人一急，便將三根未熄滅的煙蒂掉到被窩裡。一張被窩，便宣佈報廢，差點兒還發生小火災。」

「跟著老師便懲罰我們清潔茅廁一個月。」給鄭匡這樣一提，傅生也記起那樁舊事，還道：「最後校長給三劍俠記了大過。一口煙，便成為我們寄宿生涯的一大污點。」

老師聽畢，也不勝唏噓，忙歎一句：「往事（故國）不堪回首……」

「屎——坑——中。」鄭匡立即接筭，還將《後主詞》的這一句「戲弄一番」，引得三人捧腹大笑，更惹來咖啡館的食客一個個向他們行注目禮。

「牛一，鄭匡，你們是我最難忘的一屆學生了。許多值得回憶的校園點滴，都在你們這群孩子的身上發生。」也許眼疾的緣故，蒯老師的雙眼泛出淚光，續道：「淳德今次搞工運，身為老師的，我也不知有何感受。一向以來，我對他的期望最高。但自從他投身社會之後，總覺得他處事偏頗，行為激進。但今次工潮，卻覺得出自他的良知，對一些不公義的社會事件，有這樣的堅持才會導致這樣的反抗決心，這是常人少有的勇氣。身為他的老師，我也感到與有榮焉。但你們遇見他，便叫他凡事小心。」

傅生和鄭匡見老師淚水直冒，還以為老師被剛才自己的話所感動。見他還不時乾咳，便勸他多喝開水，慢慢再說。

「不，是我的青光眼誤事。」蒯老師解釋道：「看過眼科醫生，說要施手術，日期排在下個月。」

三人吃過小食後再聊了一些瑣事便各自離開，臨行前還相約再見。

由於擔心工潮的最新動態，這兩天，傅生都買來幾份報紙來讀。除了一份右派報紙報導仁韻人造塑膠花廠的勞資糾紛外，另外兩份左派報紙，均沒有刊登相關消息，一切都很平靜。傅生心想，難道是暴風雨的前夕嗎？

一天下午，淳好喜孜孜的走進他的辦公室。

「太好了，太好了，吉童考上善導幼稚園，兩個月後可以上學了。」

淳好道：「牛一哥，你是他的乾爸，該替他高興高興！」

「恭喜你，終於盼到孩子上學的一天！」傅生陪笑道：「聞說善導是一間教會開辦的幼稚園，由洋老師授課，辦學理念也不錯。校長是位英國傳教士，校譽挺好。我替你高興。黃小興知道不知道？」

「別管他。即使他知道，也不會顧這些事，只顧博彩。現在大概還在新花園或者海上皇宮瘋著賭。」淳好轉喜為憂：「這兩天，他跟婆婆一起去澳門，婆婆的大姐在那邊討兒媳婦，兩天後才會回港。別說這一些。牛一哥，你是吉童的乾爸，你說，該如何慶祝？」

「今晚到老正興吃一頓。我請客。」

「不，上我家！」淳好建議道：「你和掬彤姐很久沒上我家，我已熬了一鍋胡蘿蔔牛腩湯，你們務必過來多喝兩碗。」

傅生不想掃興，也就一口應允。

晚上他和掬彤分別到訪。還未出發前，傅生便在泰華買了一盒馬寶山牛油曲奇餅。又到三和燒味買了半隻深井燒鵝，施施然搭巴士前往李鄭屋徙置區。

淳好居住第一座，也就是徙置區最老舊的一棟。晚上不到六時半，四周的街燈即使亮起，周遭環境還是灰灰濛濛陰陰暗暗的。六層樓高的徙置區外牆，每層都掛起曬晾的衣物。入黑時分，那色彩繽紛的衣物就像連綿不絕的百衲布，隨風飄拂於半空之中，就像招魂的靈帳飄啊飄的，看得人有點兒寒心。

傅生沿著徙置區的足球場走向第一座。晚春入夜吹起北風，有幾位青少年正在球場上閒閒地傳球，零零落落的發出踢球的聲響。

徙置區沒有電梯，傅生要摸黑走上四樓。樓梯各層堆滿雜物和傢具，每走一步，都會碰到障礙物。不知是否有孩童隨處小便，一陣陣阿摩尼亞的惡臭直撲而來，感覺嗆喉嗆鼻的。每層樓的長走廊，家家都在外邊曬晾衣物，戶戶都在門前設個灶頭，走廊通道，更顯得狹窄擠逼。這樣的居住環境，傅生真替淳好兩母子感覺難堪。

找到淳好的那個單位，傅生便見木門虛掩，門外的灶頭還留有火氣，微溫的散出熱力。屋內隱隱傳來陣陣白飯魚炒蛋的香氣，傅生立時有吃飯的衝動。鐵閘一開，應門的是未婚妻，身後的吉童連聲叫道：

「乾爸，乾爸，我要上學了，我要上學了，你說我神氣不神氣？」一面揹著傅生送給他的印有「孫悟空大鬧天宮」的塑膠圖案小書包，一面大踏步的扮著上學的步姿，趣致地操了幾步。

「神氣，神氣，我的吉童最神氣！」傅生進了門來，一把抱起他，問：「你猜，乾爸買了甚麼送給你？」一盒馬寶山牛油曲奇餅便塞到乾兒子的手上。

「媽媽，媽媽，是曲奇餅。乾爸送我的。」傅生放下吉童，孩子立刻跑往灶房，還問媽媽：「乾爸送我的，我能吃一塊嗎？」

「只能吃一塊，快要開飯了。」淳好從灶房端出幾道家常小菜，掬彤則張羅碗筷準備開動。

一頓飯是四個小炒和一鍋湯，大小四人吃得很開懷。

傅生抽著飯後煙。久未到訪，見淳好這個單位不足三百呎，地方狹窄，一張飯桌，一張碌架床，活動的爐灶放著一隻鑊子，灶旁一具玻璃五斗櫥，裡面放著醬油、麵食和雜貨。櫥上供著「黃門歷代祖先」的神位。一家四口的走動空間便沒多少了。

「妳婆婆打牌的地方在哪兒？」掬彤大惑不解的問誼妹，一面替她收拾碗筷，一面清理吃剩的廚餘。

「妳看，飯桌可以開合的。反過來，就是麻雀檯。」淳好一面用橡筋圈束起後腦杓的長髮結成馬尾，一面動手示範開合的方法，「是黃小興的同事給我們特製的。家裡還有一張，可以開兩檯麻將還綽綽有餘。」

「其實，黃小興是中級公務員，享有房屋津貼，為何屈就住在這裡？」傅生說著的時候有點兒替淳好感到不值。

「我也問過他，你猜他如何回答我，說是為了吉童日後的學費。」淳好切好橘子，又用纖細的雙手剝掉橘子皮，將橘子放在瓷碟上，然後遞了一片給傅生，續道：「牛一哥，你說，這叫節儉嗎？省來省去，就是為了做一個『慳儉賭仔』。你說對不對？」

淳好話未完，傅生突然看見窗外的公眾走廊閃出一張中年男子的臉孔，但在蘋果綠色的蕾絲布簾前很快便告消失，不禁教他嚇了一跳，連忙說：「淳好，有人在外邊鬼鬼祟祟的偷看我們。」

「神經病，竊線佬，經常這麼樣，拿他沒法子！」淳好卻輕描淡寫的這樣說。

「是『太上皇』，李鄭屋徙置區的『太上皇』。」正在吃橘子的吉童突然這樣說，「是這兒的最高領導人。」

「人家封他做『太上皇』，偷窺是他的例行公事。」淳好收拾起剛才吃畢的橘子，將果皮包在報紙內，補充道：「每晚他都到各家各戶偷窺去，鄰居便笑稱是太上皇微服出巡了。」

「甚麼叫微服出巡？這叫騷擾，是病態行為！」掬彤坐到碌架床的下

格，一面用毛巾替吉童擦淨嘴角的水果污漬一面道：「淳好，妳要當心，徙置區是公共浴室，解手淋浴都是半公開，冷不防來個色情狂妳便遭殃。保險起見，每次上廁和沐浴，都和妳婆婆一起去，兩人可以壯壯膽。」

「掬彤姐，別嚇我！」淳好連忙道：「我們婚後搬到這兒，好容易才適應下來。假如真的遇上色情狂，都是防不勝防的！」

「搬家！一於搬家，搬到別處去。」掬彤慫恿誼妹：「妳老公又不是缺錢，不過太自私，不管妳和吉童的死活，硬要住在徙置區。我幫妳去罵醒他。」但淳好聽罷，只顯得若無其事，繼續在單位內忙東忙西。

傅生大概是人近中年，益發富父愛。看著乾兒子居住這樣的地方，難免替吉童感到擔心，同時萌起宜室宜家的衝動。

他和掬彤都愛小朋友，婚後一定會生養。最理想是兩男兩女，湊足兩個「好」字。

正因為太享受這一晚借來的天倫樂，一時間，傅生竟忘記了近日不時纏繞腦海的那場工運。

由於這頓飯是跟最親的人兒一起享用，給了他罕有的幸福感。這一晚，傅生睡得額外香甜。連外邊最後一班火車行經時發出的隆隆響聲也覺察不到。躺下來，已經進入熟睡狀態，直至清晨七點，才被大廳的電話鈴聲吵醒。

傅生步出房間，拿起話筒，裡面傳來一把老女人的聲音。

「是牛一嗎？牛一？我是二孀。永仔走了，他走了……」只聽得對方在話筒裡嗚嗚咽咽地說，聲音斷斷續續的，這才想起對方這通是長途電話，大概是從番禺的村公所打過來的。

「甚麼？永仔走了？二孀，妳說清楚一點。永仔上哪兒？」傅生追問她，「妳慢慢說，別哭，慢慢說。」

「不是走了，是死了！永仔死了！是昨晚從學校的天台躍下來，當場死了。真的死了！死得好冤好慘！為何要這樣？為何要為一個無情無義的女人死心不息？值得麼？你說值得麼？牛一。」跟著聽見話筒的哭聲更響。

「原來是為了沙芬。」傅生聽到這裡，便明白一切。堂弟是為前妻跳樓自盡。但離婚兩年，該過了最悲傷的時刻，為何結局會這樣？

到如今，傅生也不知傅永是個怎樣的人，是癡情種抑或神經漢？假如是前者，他該放下前緣，再逐新歡，而不是抱殘守缺，緊握已逝的感情不放。若是後者，他是患上抑鬱症，沒好好找大夫看看，造成腦失常，久久不能痊癒，導致自殘自毀。聞說抑鬱症是遺傳因子作祟，腦血清起了變化，導致神經傳遞失調。傅永的下場是否這個原因？

傅生握緊話筒，思前想後的聽著二嬸所說的話，但內容聽不清楚，只隱隱聽見舉行守靈和大殮的日期。聽著聽著，才明白對方是囑他趕快回鄉，一起辦理堂弟的後事。

## 十二

傅生坐在九廣鐵路的列車車廂內搖啊搖，搖啊搖的。列車正在大搖大晃的往前駛去，人有如坐在搖籃內一路被搖晃，令人有欲睡難睡的窒息之感。

傅生想不到一年之間，竟會回鄉奔喪兩次。

傅永的喪禮，不，現在叫「告別式」了，會否遇見他的下堂妻沙芬呢？但傅生想深一層，大概不會吧！

夜班火車隆隆地往前開動。汽笛聲間或長長地鳴叫，在轉彎的軌道上叫得尤其響耳。坐在車廂內，傅生看見對面的一家三口正在吃帶來的糖炒栗子，一陣陣撲鼻的香氣充塞著卡位四周。三人邊吃邊笑，又把栗子殼丟滿一地。

傅生往外張看，黑夜中，還望見火車頭冒出的團團蒸氣，灰濛濛的撲向窗前。外邊倒退的影兒黑洞洞的閃過，一下下的閃動著。途經羅湖橋的中港邊界時，景致才換上零落的村屋。村屋的輪廓時明時暗，間或看見重重山影和段段川流，都在黑夜中漸次消逝。

他想起沙芬最後的美麗身影。是上次替她在《甲午風雲》的彩畫前拍攝的那張照片，照片上的沙芬拍得份外豐圓。甜甜的笑，連兩邊面頰的酒窩也消失了，原來黑黝黝的膚色變成白皚皚，份外顯得青春可人。傅生按照她寫下的住址寄了一張過去，自己另外沖曬多一張。他沒有將此事告訴

未婚妻，並非生怕掬形多疑，而是感到沒此需要。現在他自己也忘記將照片放到哪兒。

上次重遇的時候，傅生很有興趣探知對方跟堂弟分手的導火線。但最終還是沒追問，反正這是他們的隱私。傅生明白，要不是兩人感情轉淡便是第三者的介入。不然，就是老掉了牙的婆媳關係。

火車翌日清晨便到達廣州，傅生搭小客車趕回傅家村時才不過中午時段。踏足二嬸的家門，見門前有兩盞白燈籠懸掛兩邊，燈籠上大大的一個「傅」字。門緊閉，兩幅門神畫像畫得異常鮮艷，紅面綠烏紗黑袖子花武衣的並排站著。傅生記得許大娘說過，是今年春節請工人重新髹上，色澤才那麼刺眼。

叩了銅門環三下，應門的正是許大娘。晚春，對方還是一身暗灰燈芯絨薄棉襖和棉褲的走出來。

「好了！好了！牛一大少回來了，回來便好。」許大娘欠身讓他走進來。一進門，傅生覺得冷清清。見簡陋的一個靈堂設在大廳，兩旁站著紙紮的童男童女。大概因為國家大力提倡「破四舊」，沒燒香燭，頭上的橫布懸著白底藍字的「壯志未酬」四個字。這樣的安排，已經是「破四舊」可以容忍的極限。

「二嬸呢？為何不見她，出門了麼？」傅生問。

「不，病倒了，正在裡間躺著。這兩天，就是不肯進食，變成瘦皮猴似的，勸也勸不動。」許大娘一面回答，一面主動將傅生帶來的一隻皮革行囊拿過來，補充道：「行李我替你放到大伯的家，你進去勸勸二嬸。不然，怎捱得過大殮出殯往火葬場的那天？」

傅生走到二嬸起居的耳房，對面一間房間是傅永生前的居所。一列窗戶白濛濛的。隔著距離，彷彿看見是用白報紙臨時糊上，透著裡面的光線，照出點點亮光，更顯得裡面一片空寂。

他從未進過二嬸的耳房。首次入內，便要帶著一份沉重的心情勸解老人家，一時間，也難於接受，便裹足不前。心想，現在是白頭人送黑頭人，且是自殺，跟老爹老病而終截然不同，覺得此刻並非安慰二嬸的時候，還是等一下才見她好了。

傅生回到老爹的祖屋，脫下飛機恤，從熱水瓶倒出開水。開水熱騰騰，冒出蓬蓬的煙氣，是許大娘今早替他燒好的。這位不是女傭的「女傭」真也勤快，大概只有鄉下地方，才會找到這樣的幫傭。

「牛一大少，你吃過午飯沒有？」未幾，許大娘便捧著托盤進來。托盤上有一碗魚肉雲吞，對傅生說：「你嘗一嘗，鄉下沒好東西，活魚倒多，趁熱吃。能吃的話，便多吃一碗。」一手便將湯碗擱到雲石飯桌上。還問傅生：「勸過二孀沒有？等一下，我拿一碗給她吃，昨晚她沒東西下過肚。」

「還沒有，讓她多休息，晚上才勸她。」傅生說畢，從褲袋掏出一疊人民幣，將二十元的碎錢交給對方，且道：「這一向，麻煩妳了。妳先收下，永仔的後事還要多少使費，儘管告訴我，別客氣。」

燈光下，見許大娘的頭髮擦得光亮，大概搽了不少髮油的緣故。一股濃烈的腥濕氣味飄過傅生的鼻尖。她們鄉下人喜歡擦髮油，連二孀平日也擦得烏卒卒。

「牛一大少！何用那麼多？」許大娘一味搖手不肯收下，還道：「你二孀已經辦妥所有事情，我只依從她的吩咐辦事。儀式採取道教的，跟你老爹一模一樣。就是有一點，永仔的一眾同事和學生當天會上門弔喪。不，現在叫『告別式』了。人數大概不會少，只怕地方不夠容納。」

「必要時，就請老師們在裡間聚集，參加的學生們便排在天井觀禮，妳說這樣行不行？」

「好。你二孀大概不會有異議。哎！想不到永仔有此下場，年紀青青，佛爺不庇佑，這叫無法子。」許大娘忽然感慨起來，「牛一大少，我是看著他上學上班跟著成親的人，還以為你二孀熬出頭來。但一下子，甚麼都沒有。做人何必太固執，該想開一點，日子也會好一點！有時候我也覺得永仔神經兮兮的。有幾次，我經過他的房間，見他對住鏡子自言自語，好像罵自己，又像罵別人。說甚麼亂搞男女關係，流氓小混混，沒出息的傢伙之類。我心裡一驚，連忙奔到你二孀的耳根告訴她。你想二孀怎麼答？說沒關係，讓他發洩一下好了。只要不再惦念那個賤女人，慢慢便會好。你說，心結這回事，可怕不可怕？」

「許大娘，永仔輕生之前，有否異樣的舉止出現？」傅生一面吃雲吞一面問。對方索性坐到他身邊，低聲說：「記得有一晚，他在外頭留宿，回來後說是一位相熟的朋友正在搬家，他過去幫忙，兩人晚上多喝了幾杯，醉後便在友人的新居留宿。不想，隔天便出事。」

「誰通知你們跳樓身亡的消息？」

「不就是學校的校工上門通報。說正在醫院搶救。還說右腳已經折斷，全身骨折。最要命的是頭顱著地，腦漿四濺，大灘血跡留在現場，怎能救活呢？你二孀趕到醫院見狀時，前後昏倒了兩遍。我站在她旁邊，也嚇得目瞪口呆，腦袋一片空白，直至遺體送往停屍間，才稍稍定個神來。」

許大娘見傅生將一碗魚肉雲吞吃畢，連忙幫他收拾碗筷，臨走前又補充一句：「其實我們沒有到現場了解情況，只聽老師們憶述。事後他們還在校舍的天台找到幾隻孛蒸的空瓶。又在永仔的身上搜出一封遺書及一包未開封的牡丹牌香煙。最可怕的是，永仔將頭髮剃去一半，右邊剃得光禿禿，留著左邊的髮絲，地上遺下一把剪刀和亂糟糟的髮屑。是他死前替自己剃了個陰陽頭，你說可怕不可怕？」

傅生聽畢，覺得堂弟的跳樓事故早有「預謀」，並非一時的衝動，是處心積慮的走向自己的生命盡頭。

大概因為得悉姪兒的歸期，二孀在晚飯時段便自動自覺的走出房門。傅生見她一身素綠的薄襖衣，緩緩地坐到飯桌前。沒哭，只瞪著雙眼望住許大娘剛才給她端上的一碗白果稀粥，默默地扒了兩口，跟著便撻到一邊。

「牛一，要辦的事情沒多少，甚麼都準備好了。」二孀放下筷子便對他說：「按傅家村的習俗，永仔的遺體不能土葬，後天火化。上山那天，我做母親的不能送別，遺照由你扛，你說好不好？就當二孀破例求你一趟好不好？」說畢，終於忍不住哭泣，嗚嗚咽咽的擦著眼淚。

「妳放心，二孀，一切交給我。」傅生安慰老人家，「妳要保重身體，別想太多，不然，永仔在天之靈不會安息。許大娘，請替二孀燒燒水，讓她擦把臉，早點休息。」

許大娘收拾完碗筷便往灶房燒水去，剩下孀姪二人坐在飯桌前，半分鐘相對無言，空氣中有一種近乎窒息的感覺。

五月的晚風從窗櫺的隙縫絲絲地吹了進來，不冷，卻帶著剃刀般的感覺刮在人的臉上。幾下野狗旺旺的吠聲從村頭傳了進來，襯著傅永的靈堂，一室變得額外靜寂。

「牛一，你有沒有那個賤貨的通訊地址？」傅生知道二嬸說的是沙芬。見她從薄襖衣的內袋掏出一封信，緊握著，沒遞給他，只道：「這是永仔寫給她的，我知早晚會出事。這兩年，永仔老是想不通。真傻！為何對這個無情無義的女人死心不息？」

二嬸走到單人酸枝椅上坐下來，遺書便擱在飯桌上。傅生不好意思拿過來看，見信皮寫著「沙芬同志親啟」六隻字。

「原來我想燒掉算數，但想來想去，還是留下來。」二嬸的聲線帶點沙啞，很疲累。昏燈下，一頭烏黑的頭髮更覺亮澤，跟身上的素綠襖衣有著強烈的反差，只聽她道：「我想，既然遺書是寫給她的，該尊重死去的孩子的最後遺願，讓她看一看。對！讓她看後一生一世的懊悔。只可惜，沒法寄給她。」

傅生沒有提及自己和沙芬曾經在廣州偶遇的事，只道：「二嬸，我能看看遺書嗎？聞說沙芬現在當上天津京劇團的二級演員，要找也不難，我便替你找。」

只見二嬸點點頭，合上雙眼，全身靠到酸枝椅上，顯得倦極了，傅生便趁勢拆開遺書來讀。

沙芬同志：

當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這個人世，到了另一個宇宙的空間。其實，我極不願意叫你做沙芬同志，在我心中，你永遠是我的愛人。兩年前，當我們分手之後，我要花掉漫長的時間才能平復這種巨大的打擊和傷痛，但最後證明，我的努力，還是白費了的。終究是自欺欺人的。我失敗了，是徹底的失敗！但我要你一生記得，傅永的死，是跟徹底失去了你的現實有莫大的關連。

兩天前，我從朋友的口中得知你離開之後立即回到北京，不久後便再嫁人。對方是一位中年的赤腳大夫，跟著你便重投樣板戲的事業當中。

想不到你為了恢復北京的戶籍，竟然跟一位沒有感情的下鄉治病的男人結合，我的憤怒，便益發遏止不絕！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你的為人。為了追求你的所謂理想，你竟會不惜一切，不擇手段地排除障礙，甚至犧牲自己的肉體和一直深愛你的男人，重踏文藝表演的舞台。

沙芬同志，我要你永遠記住，在這個世界，曾經有過一個男人，會因為恨透了妳而選擇結束生命。我要你永遠愧疚，為傅永的離開痛苦一生！

傅永 絕筆

傅生讀畢遺書的第一個感覺是堂弟太自私了。而他的自私，是建築在神經質的想法之上。

短短一頁的遺書，他沒有提及對母親的任何歉疚，只一味埋怨前妻，盼她愧疚，對他的自盡終生懊悔。但沙芬再婚，繼而爭取恢復戶籍，不過是為了她的前程，跟前夫沒有關係。他的自毀，是一種對自己和親人的不負責任的決定，根本解決不了問題。而問題的核心，就是出自他那不切實際的妄圖復合的奢望之上。歸根結底，怎可以為一段挽救不來的婚姻而不顧一切的一躍而下，結束那三十歲不到的短暫人生？

次日下午，是傅永的大殮之期。傅生一大清晨便起了床，發現帶來的良友牌香煙已經抽光，喉嚨濕濕漉漉，煙癮似在發作。梳洗之後，正想出門買煙，那時候許大娘剛好端來早飯，是魚鬆粥和兩塊豆沙餅。

「牛一大少，昨晚睡得可好？下午前來參加告別式和弔喪鞠躬的師生們想必不少，你會累壞，不如歇息多一會。」

「不用了。許大娘，我的香煙剛巧抽完，等一下有空，可否替我到市場買一包？甚麼牌子都可以。」

「我現在就去，你在家裡等一會。道士和道姑快要上門做法事，你替我招呼他們，我趕快回來。」

不到半句鐘，許大娘便替他買來一包「大前門」。還有一份廣州的《X放軍日報》，並對他說：「我聽市場的同志們議論紛紛，香港那邊，好像發生了事故。是大新聞，所以買來給你看。」

「大新聞？甚麼大新聞？」傅生一心急，連忙翻來看，終於找到第二

版的兩則香港消息。第一則是引述紅衛兵總司令部全力支持香港工運的全文。第二則是刊登中國外交部要求港英政府就鎮壓仁韻人造塑膠花廠的事件發出的五點聲明。聲明內容異常簡略，不過是點到即止的「反對論」。

雖說內容簡略，但香港的消息放在大陸報紙上實屬罕見。讀著讀著，傅生不覺焦急起來，不知身在香港的親友們可會發生甚麼事，一直如坐針氈，總有歸心似箭的衝動，連下午舉行的告別式也無心打點。護送傅永的靈柩上山前往火葬場的時候也心緒不寧。一路上，就是恍恍惚惚，只想著明早兼程返港便好了。

### 十三

傅生回港後的第二天，香港成立了「全港愛國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爭會），成員總共一百六十名。成立宗旨是組織及策劃反抗港英政府血腥鎮壓的行動，藉此配合中國對香港工運的全力支持，同時向港英政府發出抗議書，內容和中國外交部的五點聲明大致相若。主要要求港英政府嚴懲執行法西斯血腥鎮壓的幕後黑手。即時釋放所有被捕的愛國人士，並向受害者公開道歉，賠償受害者一切損失。保證同類事件不再發生。

傅生回到香港，第一時間打了一通電話給小莊。得悉對方在事件中安然無恙，也就舒了一口氣。

中飯之後，傅生坐在寫字樓翻看報章。五月天，縱然打開全室窗戶，頭上的牛角形風扇也在旋動，還是覺得一室翳熱。

傅生囑事務員成成從儲物室拿出一台坐地風扇放在通道上，意圖讓辦公室多透點風，看看情況可會改善。

事務員成成在泰華工作一年有多，平日負責辦公室遞送各部門文件和往來銀行辦理交收賬目等。辦起事來，也算勤快。

成成扛出電風扇，一面插上電源一面問傅生：

「傅主管，我讀了今天的報紙，那位叫莊淳德的工友代表，跟文具部

莊淳好是否親戚？兩人長相很相像。」

「你去問問莊淳好，聽聽她如何答覆？」傅生一面說，一面理著檯上的文件，心想：「近日小莊的見報率可真不少，每次工運行動後便會出現報紙上，幾乎成為全城新聞的焦點人物。一些青少年，甚至視他為工運英雄。」

辦公桌上的電話突然響起來，傅生拿起話筒，裡面傳來鄭匡的聲音。

「牛一，你是甚麼時候回來的？真不夠朋友，也不通知我一聲。」鄭匡在話筒裡埋怨，還朗聲地罵：「不是淳好告訴我你請了幾天假，我也不知閣下回鄉，是玩失蹤麼？對！你堂弟的喪事辦妥了沒有？他真傻！為何要為前妻自殺？年紀輕輕的，面前要享受的日子正多。要是我，索性討個如花似玉的年青老婆，快快活活過一生，你說對不對？是啊！有人找你。」

「笑話！你的豬朋狗友，我才不要見！」傅生乘機跟他鬥嘴。

「說真的，是我師傅託我找你。昨天我才得知你回港，今天就找你。」

「你師傅？誰是你師傅？」傅生搞不清誰在找他。

「朱景春不就是我的師傅麼？」

「啊！豬——咁——蠢！」傅生特意將三字拖長尾音，還補充一句，「跟你是同類。」

「拜託！別再開玩笑。你就看在我的份上跟他見一面，不然，下齣戲，準會沒我的好處。求求你，做做好事！」

傅生聽見老友裝出聲淚俱下的語調，也就依了他，隨即問：「找我何事？找我拍電影？告訴他，我的片酬可不少，起碼五位數字的出鏡費。」

「牛一，說句正經的，他要你找蒯老師出來談一談，就是為了工潮中的兩名漢江學生被捕的事。」鄭匡終於言歸正傳，「近日朱景春當上鬥爭會的委員，代表左派電影業發聲。上次朱耀麟被捕，他從星洲拍片回來，一直為此事忿忿不平，誓要為兒子討回公道。加入鬥爭會，一半原因是為了報復，跟當局糾纏到底。他知道漢江中學的兩名學生也曾被捕，便想了解更多具體情況，開會研究下一步的對策。我手上沒有蒯老師的號碼，你替我找他。」

「好的，你們想在甚麼地方見面？」傅生覺得值得幫忙，一口便答允。

「明天，老虎岩片場，晚上八點。」鄭匡說：「對了！你該知道朱大

# 暴

香港六七暴動風物誌

# 流

Novel 134

作者：陳永健

設計：4res

編輯：青森文化編輯組

編輯協力：黃淑媛、譚俊立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3 年 8 月

ISBN：978-988-8822-55-3

上架建議：文學／中國文學／小說

定價：港幣 158 元正／新台幣 630 圓正

本書作者的觀點及引用的資料與本社無關，亦不代表本社立場，如牽涉法律責任，一律由作者全部承擔。本社一概不會就本書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任何責任或法律責任。

暴流 (Ogha) 是梵文「諸般煩惱」的異名。《楞嚴經》卷二亦有：「阿難，譬如暴流，波浪相續。前際後際，不相踰越。行陰當知，亦復如是」的經訓。這也配合本書全文，則上世紀六七年發生於本土長達逾一年的大大小小動亂後，香港跟著便走向全面經濟起飛的時代，成功締造出今日舉世馳名的國際城市地位，可見六七暴動是本土今昔榮辱的分水嶺。本書的起始用意是全面呈現六十年代香港的民風習俗和文革紅潮下的社會困局。亦是香港首部以六七暴動入文的長篇小說。

據天文學現象顯示，龍捲風的「漩渦狀氣流」是由下而上的捲動，而暴流的「下沉氣流」則由上而下的擊降。這也符合書名的寓意，則當年黨中央造反派及四人幫策動的文革瘋潮，一度由北而南的席捲港、澳，徹底改變兩個殖民區的政治生態。這個六十年代三生三旦的世情故事，亦可視為「大陸文革」與「港式傷痕文學」的一次偶遇。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ISBN 978-988-8822-55-3



9 789888 822553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 E.

上架建議：文學 / 中國文學 / 小說

定價：港幣 158 元正 / 新台幣 630 圓正